

新銀抱朴子內篇卷之三

志菴盧舜治

評校

慎懋官

閱

辯問卷第十二

十三同卷

守五

志菴子曰
以明仙道
之必有但
聖人不學
耳

此言聖
不必仙

或問曰若僊必可得聖人已修之矣而周孔不為之者是無此道可知也抱朴子答曰夫聖人不必僊僊人不必聖聖人受命不值長生之道但自欲除殘去賊夷險平暴制禮作樂著法垂教移不正之風易流隨之俗匡將危之主扶亡微之國刊詩書撰河洛著經誥和雅頌訓童蒙應聘諸國突無疑烟席不暇爓其事則鞅掌罔極窮年無已亦焉能閉聰掩明內視

此言黃老
得道之聖
周孔治世
之聖此是
識大原廣

反聽呼吸導引長齋久潔入水淘金登山採藥數息
思神斷穀清腸哉至於僊者唯須篤志至信勤而不
怠能恬能靜便可得之不待多才也有入俗之高真
乃為道者之重累也得合一大藥知守一養神之要
則長生久視豈若聖人所修為者云云之無限乎且
夫俗所謂聖人者皆治世之聖人非得道之聖人得
道之聖人則黃老是也治世之聖人則周孔是也黃
帝先治世而後登僊此是偶有能兼之才者也古之
帝王刻於泰山可省讀書者七十二家其餘磨滅者
不可勝數而獨記黃帝僊者其審然可知也世人以

此言人各
有聖德
數以見之

奇辯
紛紜

人所尤長衆所不及者便謂之聖故善圍碁之無比
者則謂之碁聖故嚴子卿馬綏明于今有碁聖之名
焉善史書之絕時者則謂之書聖故衛協張墨于今
有書聖之名焉善刻削之尤巧者則謂之木聖故張
衛馬忠于今有木聖之名焉故孟子謂伯夷清之聖
者也柳下惠和之聖者也伊尹任之聖者也吾試推
演而論之則聖非一事夫班狄機械之聖也跖扁和
緩治疾之聖也子韋甘均占候之聖也史蘇辛廖卜
筮之聖也夏育杜回筋力之聖也荆軻聶政勇敢之
聖也飛廉夸父輕速之聖也子野延州知音之聖也

孫吳韓白用兵之聖也聖者人事之極號也不獨於
文學而已矣莊周云盜有聖人之道五意妄意而知
人之藏者明也先入而不疑者勇也後出而不懼者
義也知可否之宜者知也分財均同者仁也不得此
道而成天下大盜者未之有也或曰聖人之道不得
枝分葉散必總而蕪之然後爲聖余答之曰孔子門
徒達者七十二而各得聖人之一體是聖事有剖判
也又云顏淵具體而微是聖事有厚薄也又易曰有
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
器者尚其象以上筮者尚其占此則聖道可分之明

此言仙有稟有識有師傳

此言玉鈴以人生各得一宿乃發前人所未發

之明證也何爲善於道德以致神僊者獨不可謂之
爲得道之聖乎苟不有得道之聖則周孔不得謂爲
治世之聖乎聖旣非一矣何以當責使相兼乎按僊
經以爲諸得僊者皆其受命偶值神僊之氣自然所
稟故胞胎之中已含信道之性及其有識則心好其
事必遭明師而得其法不然則不信不求求亦不得
也玉鈴云主命原由人之吉凶修短於結胎受氣之
日皆上得列宿之精其值聖宿則聖值賢宿則賢值
文宿則文值武宿則武值貴宿則貴值富宿則富值
賤宿則賤值貧宿則貧值壽宿則壽值僊宿則僊又

有神仙聖人之宿有治世聖人之宿有兼二聖之宿
有貴而不富之宿有富而不貴之宿有兼富貴之宿
有先富後貧之宿有先貴後賤之宿有兼貧賤之宿
有富貴不終之宿有忠孝之宿有克惡之宿如此不
可具載其較略如此爲人生本有定命張車子之說
是也苟不受神仙之命則必無好仙之心未有心不
好之而求其事者也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自古至
今有高才明達而不信有仙有平平許人學而得仙
者甲雖多所鑒識而或蔽於仙乙則多所不通而偏
達其理此其非天命之所使然乎夫道家寶秘仙術

弟子之中尤尚簡擇至精彌久然後告之以要訣况
於世人幸自不信不求何爲當強以語之邪旣不能
化令信之又將招唾速謗故得道之士所以與世人
異路而行異處而止言不欲與之交身不欲與之雜
隔千里猶恐不足以遠頰舌之攻絕軌迹猶恐不足
以免毀辱之醜貴不足以誘之富不足以移之何肯
常自銜於俗士言我有仙法乎此蓋周孔所以無緣
而知僊道也且夫周孔蓋是高才大學之深遠者耳
小小之伎猶多不閑使之跳丸弄劍踰鋒投鋏履絙
登幢摘盤緣案跟桂萬仞之峻峭游泳吕梁之不測

手扛千鈞足躡驚風暴虎檻豹攬飛捷矢凡人爲之而周孔不能况過於此者乎他人之所念慮蚤蝨之所背向隔墻之朱紫林下之草芥匣匱之書籍地中之寶藏豐林邃藪之鳥獸重淵洪潭之魚鱉令周孔委曲其采色分別其物名經列其多少審實其有無未必能盡知况遠於此者乎聖人不食則饑不飲則渴灼之則熱冰之則寒槌之則痛刃之則傷歲久則老矣損傷則病矣氣絕則死矣此是其所與凡人無異者甚多而其所以不同者至少矣所以過絕人者唯在於才長思遠口給筆尚德全行潔強訓博聞之

事耳亦安能無事不無邪既已著作典謨安上治民復欲使之無知僊道長生不死以此責聖人何其多乎吾聞至言逆俗耳真語必違衆儒士卒覽吾此書者必謂吾非毀乎聖人吾豈然哉但窮盡物理耳理盡事窮則似於謗訕周孔矣世人謂聖人從天而墜神靈之物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甚乎服畏其名不敢復料之以事謂爲聖人所不能則人無復能之者也聖人所不知則人無復知之者也不可笑哉今具以迹事校之想可以悟也完山之鳥賣生送死之聲孔子不知之便可復謂顏回只可偏解之乎聞太山婦

此言孔子
之所以不
能徧知處

人之哭問之乃知虎食其家三人又不知此婦人何以不徙去之意湏答乃悟見羅雀者純得黃口不辯其意問之乃覺及欲葬母不知父墓所在湏人語之既定墓崩又不知之弟子語之乃泣然流涕又疑顏淵之盜食乃假言欲祭先人卜掇塵之虛僞廐焚又不知傷人馬否顏淵後便謂之已死又周流七十餘國而不能逆知人之必不用之也而恓恓遑遑席不暇溫又不知匡人當圍之而由其道問老子以古禮禮有所不解也問鄰子以鳥官官有所不識也行不知津而使人問之又不知所問之人必譏之而不告

此言余人之所能而周孔所未必能

其路若爾可知不問也下車逐歌鳳者而不知彼之不住也見南子而不知其無益也諸若此類不可具舉但不知僊法何足惟哉又俗儒云聖人所不能則餘人皆不能則宕人水居梁母火化子伯耐至熱仲都堪酷寒左慈兵解而不死甘始休糧以經歲范軼見斫而不入驚令流尸而更生少千執百鬼長房縮地脉仲甫假形於晨鳧張楷吹噓起雲霧未聞周孔能為斯事也俗人或曰周孔皆能為此但不為耳吾答之曰必不求之於明文而指空以浮言者吾便可謂周孔能振翮翻飛翱翔八極興雲致雨移山投井

但不爲耳一不以記籍見事爲據者復何限哉必若
所云者吾亦可以言周孔皆已昇僊但以此法不可
以訓世恐人皆知不死之可得皆必悉委供養廢進
官而登危浮深以修斯道是爲家無復子孫國無復
臣吏忠孝並喪大倫必亂故周孔密自爲之而秘不
告人外託終亡之形內有上僊之術如此則子亦將
何以難吾乎亦又未必不然也靈寶經有正機羊衡
飛龜授秩凡三篇皆僊術也吳王伐石以治宮室而
於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之使使者持
以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閑居有赤雀嚙書以置

此言孔子
識靈寶經

殿上不知其義故遠諮呈仲尼以視之曰此乃靈寶
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于
紫庭者也禹將僊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雀
嚙之殆天授也以此論之是夏禹不死也而仲尼又
知之安知仲尼不皆密修其道乎正復使聖人不爲
此事未可謂無其効也人所好惡各各不同喻之以
面豈不信哉誠合其意雖小必爲也不合其神雖大
不學也好苦憎甘旣皆有矣嗜利棄義亦無數焉聖
人之大寶曰位何以聚人曰財又曰富與貴是人之
所欲而昔已有禪之以帝王之位而不用委之以四

此言人之
所好各各
不同以明
仙之必有

海之富而不願茂三九之官背玉帛之聘遂山林之高潔甘魚鈎之陋業者蓋不可勝數耳又曰男女飲食人之大欲存焉是以好色不可諫甘旨可忘憂而昔有絕穀棄美不畜妻妾超然獨往悟言得意顧影含歡漱流忘味者又難勝記也人情莫不愛紅顏艷姿輕體柔身而黃帝悅鴛鴦之媼母陳侯伶可憎之敦洽人鼻無不樂香故流黃鬱金蘭麝蘇合玄膽素膠江離揭車春蕙秋蘭價同瓊瑤而海上之女逐酷臭之夫隨之不止人口無不悅甘而周文嗜不美之菹不以易大半之滋味人耳無不喜樂而魏明好椎

鑿之聲不以易絲竹之和音人各有意安可求此以同彼乎周孔自偶不信僊道日月有所不照聖人有所不知其可以聖人所不爲便云天下無僊是責三光不照覆盆之內也

極言卷第十三

或問曰古之僊人者皆由學以得之將特稟異氣耶抱朴子答曰是何言歟彼莫不負笈隨師積其功勤

蒙霜冒險櫛風沐雨而躬親灑掃契闊勞藝始見之以信行終被試以危困性篤行真心無怨貳乃得升堂以入於室或有怠厭而中止或有怨恚而造退或

志養子曰
與篇始終
極言養生
之事

此篇字之
貴堅不堅
則不附

有誘於榮利而還修流俗之事或有敗於邪說而失其淡泊之志或朝為而夕欲其成或坐修而立望其効若夫覩財色而心不戰聞俗言而志不沮者萬夫之中有一人為多矣故為者如牛毛獲者如麟角也夫穀弓弩者効力於發箭涉大川者保全於既濟井不達泉則猶不掘也一步未至則猶不往也修塗之累非移晷所臻凌霄之高非一簣之積然升峻者患於垂上而力不足為道者病於方成而志不遂千倉萬箱非一耕所得千尺之木非旬日而長不測之淵起於汀滢陶朱之資必積百千若乃人退已進陰子

此言俗人不能生生而務於生詞氣懇切精神可以終身誦之

所以窮至道也敬卒若始羨門所以致雲龍也我志誠堅彼何人哉抱朴子曰俗民既不能生生而務所以煞生夫有盡之物不能給無已之耗江河之流不能盈無底之器也凡人利入少而費用多者猶不供也况無錙銖之來而有千百之往乎人無少長莫不有疾但輕重言之耳而受氣各有多少多者其盡遲少者其竭速其知道者補而救之必先復故然後方求量表之益若令服食旬日則肉飛骨騰導引改朔則羽翮參差則世間無不信道之民也患乎升勺之利未堅而鍾石之費相尋根荻之據未極而冰霜之

畸

抱朴子

卷之三

七

毒交攻不知過之在已而反云道之無益故捐丸散而罷吐納矣故曰非長生難也聞道難也非聞道難也行之難也非行之難也終之難也良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必巧也明師能授人方書不能使人必爲也夫修之猶如播穀也成之猶收穀也厥田雖沃水澤雖美而爲之失天時耕鋤又不至登稼被壟不獲不刈頃畝雖多猶無獲也凡夫不徒不知益之爲益也又不知損之爲損也夫損易知而速焉益難知而遲焉尚不悟其易安能識其難哉夫損之者如燈火之消脂莫之見也而忽盡矣益之者如苗禾之

播殖莫之覺也而忽茂矣故治身養性務謹其細不可以小益爲不平而不修不可以小損爲無傷而不防凡聚小所以就大積一所以至億也若能愛之於微成之於著則幾乎知道矣或問曰古者豈有無所施行而偶自長生者乎抱朴子答曰無也或隨名師積功累勤便得賜以合成之藥或受秘方自行治作事不接於世言不累於俗而記著者止存其姓名而不能具知其所所以得僊者故闕如也昔黃帝生而能言役使百靈可謂天授自然之體者也猶復不能端坐而得道故陟王屋而授丹經到鼎湖而飛流珠登

崆峒而問廣成之具茨而事大隗適東岱而奉中黃
入金谷而諮滑子論道養則資玄素二女精推步則
訪山嵇力牧講占候則詢風后著休診則受雷岐審
攻戰則納五音之策窮神奸則記白澤之辭相地理
則書青鳥之說救傷殘則綴金冶之術故能畢該秘
要窮道盡真遂乘龍以高躋與天地乎罔極也然按
神僊經皆云黃帝及老子奉事太乙元君以受要訣
况乎不逮彼二君者安有自得僊度世者乎未之聞
也或曰黃帝審僊者橋山之塚又何為乎抱朴子答
曰按荆山經及龍首記皆云黃帝服神丹之後龍來

此言黃
帝不死

迎之群臣追慕無所措思或取其几杖立廟而祭之
或取其衣冠葬而守之列僊傳云黃帝自擇二日七
十日去七十日還葬于喬山山陵一作忽崩墓空無
尸但劔舄在焉此諸說雖異要於為僊也言黃帝僊
者見於道書及百家之說者甚多而儒家不肯長奇
恠開異塗務於禮教而神僊之事不可以訓俗故云
其死以杜民心耳朱巴樂巴于公有功惠於民百姓
皆生為之立廟祠又古者盛德之人身去之後臣子
刊其勲績於不朽之器而今世君長遷轉吏民思戀
而樹德頌之碑者往往有焉此亦黃帝有廟墓之類

此言彭祖
安期兩人
不死

也豈足以證其必死哉或人問曰彭祖八百安期三
千斯壽之過人矣若果有不死之道彼何不遂僊乎
豈非稟命受氣自有修短而彼偶得其多理不可延
故不免於彫隕哉抱朴子答曰按彭祖經云其自帝
嚳佐堯歷夏至殷為大夫殷王遣綵女從房中之術
行之有效欲殺彭祖以絕其道彭祖覺焉而逃去去
時年七八百餘非為死也黃石一作公記云彭祖去
後七十餘年門人於流沙之西見之非死明矣又彭
祖之弟子青衣鳥公黑穴公秀眉公白兔公子離婁
公太尾君高丘子不肯來七八人皆歷數百歲在殷

而各僊去况彭祖何肯死哉又劉向所記列僊傳亦
言彭祖是僊人也又安期先生者賣藥於海邊瑯琊
人傳世見之計已千年秦始皇請與語三日三夜其
言高其旨遠博而有證始皇異之乃賜之金璧可直
數千萬安期受而置之於阜鄉亭以赤玉鳥一量為
報留書曰復數千載求我於蓬萊山如此是為見始
皇時已千歲矣非為死也又始皇剛暴而鷙狠量是
天下之不應信神僊者又不中以不然之言答對之
者也至於問安期以長生之事安期答之允當始皇
惺悟信世間之必有僊道既厚惠遺又甘心欲學不

此言恒
人雖孝
仙而不
免於死
之由

死之事但自無明師也而為盧敖徐福輩所欺弄故
不能得耳向使安期生所言無據三日三夜之中足
以窮屈則始皇必將烹煮屠戮不免鼎俎之禍其厚
惠安可得乎或問曰世有服食藥物行氣導引不免
死者何也抱朴子答曰不得金丹但服草木之藥及
修小術者可以延年遲死耳不得僊也或但知服草
藥而不知還年悞作之要術則終無久生之理也或
不曉帶神符行禁戒思身神守真一則止可內令疾
不起風濕不犯耳若卒有惡鬼強邪山精水毒害之
則便死也或不得入山之法令山神為之作禍則妖

鬼試之猛獸傷之溪毒繫之蛇虺螫之致多死事非
一條也或修道晚暮而先自損傷已深難可補復補
復之益未得根據而疾隨復作所以剋伐之事亦何
緣得長生哉或年老為道而得僊者或年少為道而
不成者何哉彼雖年老而受氣本多受氣本多則傷
淺傷淺則易救易救故得成僊也此雖年少而受氣
本少受氣本少則傷深傷深則難救難救故不成僊
也夫木槿楊柳斷殖之更生倒之亦生橫之亦生生
之易者莫過斯木也然埋之既淺又未得久乍刻乍
剝或槎或拔雖壅以膏壤浸以春澤猶不免於枯瘁

譬詞明暢
數揚可以
喻學

愈出
愈妙

者以其根芟不固不暇吐其萌芽津液不得遂結其
生氣也人生之爲體易傷難養方之二木不及遠矣
而所以攻毀之者過於刻剥據乎搖拔也培之者鮮
壞之者衆死其宜也夫吐故納新者因氣以長氣而
氣大衰者則難長也服食藥物者因血以益血而血
垂竭者則難益也夫奔馳而喘逆或欬或瀉用方役
體汲汲短乏者氣損之候也面無光色皮膚枯腊唇
焦脉白腠理萎瘁者血滅之證也二證旣衰於外則
靈根亦彫於中矣如此則不得上藥不能救也凡爲
道而不成營生而得死者其人非不有氣血也然身

長江大
河之氣

中之所以爲氣爲血者根源已喪但餘其枝流也譬
猶入水之燼火滅而烟不卽息旣斷之木柯葉猶生
二者非不有烟非不有葉而其所以爲烟爲葉者已
先亡矣世人以覺病之日始爲已病以絕氣之日爲
身喪之候也唯怨風冷與暑濕不知風冷暑濕不能
侵壯實之人也但患體虛氣少者不能堪之故爲所
中耳何以較之設有數人年紀老壯旣同服食厚薄
又等俱造沙漠之地並冒嚴寒之夜素雪墮於上玄
冰結於下寒風摧條而宵駭欬唾凝珠於唇吻則其
中將有獨中冷者而不必盡病也非冷氣之有偏人

又生一
證
不竭

體有不耐者耳故俱食一物或獨以結病者非此物之有偏毒也鈞噐齊飲而或醒或醉者非酒勢之有彼此也同冒炎暑而或獨以暍死者非天熱之有公私也齊服一藥而或獨昏瞑煩悶者非毒烈之有愛憎也是以衝風赴林而枯柯先摧洪濤凌崖而抱隙者頽烈火燎原而燥卉前焚龍椀墜地而脆者獨破由茲以觀則人之無道體已素病因風寒暑濕者以發之耳苟能令正氣不衰形神相衛莫能傷也凡為道者常患於晚不患於早也侍年紀之少壯體力之方剛者自役過差百病無結命危朝露不得大藥但

此言傷生之事非一

服草木可以差於常人不能延其大限也故僊經曰養生以不傷為本此要言也神農曰百病不愈安得長生信哉斯言也或問曰所謂傷之者其非淫慾之間乎抱朴子曰亦何獨斯哉然長生之要在乎還年之道上士知之可以延年除病其次不以自伐者也若年尚少壯而知還年服陰丹以補腦采玉液於長谷者不服藥物亦不失三百歲也但不得僊耳而不得其術者古人方之於米盃之盛湯羽苞之蓄火也且又才所不逮而困思之傷也力所不勝而強舉之傷也悲哀憔悴傷也喜樂過差傷也汲汲所欲傷也

所以傷生之等如此人何不朝夕念之哉

久談言笑傷也寢息失時傷也挽弓引弩傷也沉醉嘔吐傷也飽食卽困傷也跳走喘乏傷也歡呼哭泣傷也陰陽不交傷也積傷至盡則早亡早亡非道也是以養生之方唾不及遠行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久視坐不至久卧不及疲先寒而衣先熱而解不欲極饑而食食不過飽不欲極渴而飲飲不過多凡食過則結積聚飲過則成痰癖不欲甚勞甚逸不欲起晚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奔車走馬不欲極目遠望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飲酒當風不欲數數沐浴不欲廣志遠願不欲規造異巧冬不欲極寒夏不欲窮

精妙之談

涼不露卧星下不眠中見肩大寒大熱大風大霧皆不欲胃之五味入口不欲偏多故酸多傷脾苦多傷肺辣多傷肝鹹多則傷心甘多則傷腎此五行自然之理也凡言傷者亦不便覺也謂久則壽損耳是以善攝生者卧起有四時之早晚興居有至和之常制調利筋骨有偃仰之方杜疾閑邪有吞吐之術流行榮衛有補瀉之法節宣勞逸有與奪之要忍怒以全陰氣抑喜以養陽氣然後先將服草木以救虧缺後服金丹以定無窮長生之理盡於此矣若有欲決意任懷自謂達識知命不泥異端極情肆力不營久生

者聞此言也雖風之過耳電之經目不足喻也雖身
 枯於流連之中氣絕於紈綺之間而甘心焉亦安可
 告之以養生之事哉不惟不納乃謂妖訛也而望彼
 信之所謂以明鑑給朦瞽以絲竹娛聾夫也

勤求卷第十四

抱朴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好物者也是以道家
 之所至秘而重者莫過乎長生之方也故軟血誓盟
 乃傳傳非其人戒在天罰先師不敢以輕行授人須
 人求之至勤者猶當揀選至情者乃教之况乎不好
 不求求之不篤者安可自銜沾以告之哉其受命不

志卷子曰
此篇論勤
求可以必
得不求乃
坐失之但
篇內諒
數千萬言
似竟冗長
不若前篇
之挺拔也
覽者詳之

應僊者雖曰見僊人成群在世猶必謂彼自異種人
 天下別有此物或呼為鬼魅之變化或云偶值於自
 然其有肯謂修為之所得哉苟所不信雖令赤松王
 喬言提其耳亦當指以為妖訛然時頗有識信者復
 患於不能勤求明師夫曉至要得真道者誠自甚稀
 非倉卒可值也然知之者但謂少耳亦未嘗絕於世
 也由求之者不廣不篤有僊命者要自當與之相值
 也然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世間自
 有奸偽圖錢之子而竊道士之號者不可勝數也然
 此等復不肯謂挺無所知也皆復粗開頭角或妄沾

名加之以伏邪飾偽而好事之徒不識其真偽者徒
多之進問自取誑惑而拘制之不令得行廣尋奇士
異人而告之曰道盡於此矣以誤於有志者之不少
可歎可悲也其或間有曉消五雲飛八石轉九丹治
黃白水瓊一作瑤花朱碧凝霜雪於神爐採靈芝於
嵩岳者則多而毀之曰此法獨有赤松王喬知之今
世之人而云知之者皆虛妄耳則淺見之家不覺此
言有詐偽而作便息遠求之意悲夫可爲慨歎者也
凌巖颺飛暫少忽老迅速之甚喻之無物百年之壽
三萬餘日耳幼弱則未有所知衰邁則歡樂並廢童

蒙昏耄除數十年而險隘憂病相尋代有居世之年
略消其半計定得百年者喜笑平和則不過五六十
年咄嗟滅盡哀憂昏耄六七千日耳顧盼已盡矣况
於全百年者萬未有一乎諦而念之亦無以笑彼夏
虫朝菌也蓋爲不知道者之所至悲矣俚語有之人
在人間日失一日如牽牛羊以詣屠所每進一步而
去死轉近此譬雖醜而實理也達人所以不愁死者
非不欲求亦固不知所以免死之術而空自焦愁無
益於事故云樂天知命故不憂耳非不欲久生也姬
公請代武王仲尼曳杖悲懷是知聖人亦不樂速死

矣俗人見莊周有大夢之喻因復競共張齊死生之論蓋詭道強達陽作違抑之言皆仲尼所爲破律應煞者也今察諸有此談者被疾病則遽針灸冒危險則甚畏死然末俗通弊不崇真信背典誥而治子書若不吐反理之巧辨者則謂之朴野非老莊之學故無骨殖而取偶俗之徒遂流漂於不然之說而不能自返也老子以長生久視爲業而莊周貴於搖尾塗中不爲被網之龜被綉之牛餓而求粟於河侯以此知其不能齊死生也晚學不能考校虛實偏據一句不亦謬乎且夫深入九泉之下長夜罔極始爲螻蟻

之糧終與塵壤合體令人怛然心熱不覺咄嗟若必有求生之志何可不棄置不急之事以修玄妙之業哉其不信則已矣其信之者復患於俗情之不蕩盡而不能專以養生爲意而營世務之餘暇而爲之所以或有爲之者恒病晚而多不成也凡人之所汲汲者勢利嗜欲也苟我身之不全雖高官重權金玉成山妍艷萬計非我有也是以上士先營長生之事長生定可以任意若未昇玄去世可且地僊人間若彭祖老子止人申數百歲不失人理之懽然後徐徐登遐亦盛事也然決須好師師不足奉亦無由成也昔

漢太后從夏侯勝受尚書賜勝黃金百斤他物不可勝數及勝死又賜勝家錢二百萬為勝素服一百日成帝在東宮時從張禹受論語及即尊位賜禹爵關內侯食邑千戶拜光祿大夫賜黃金百斤又遷丞相進爵安侯年老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錢數萬及禹疾天子自臨省之親拜禹牀下章帝在東宮時從桓榮以受孝經及帝即位以榮為大常少卿天子幸榮第令榮東面坐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生徒數百人帝親自持業講說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及榮病天子幸其家入巷下車抱卷而趨如弟

子之禮及榮薨天子為榮素服凡此諸君非能攻城

野戰折衝拓境懸旌効節一作効洞折連方轉元功騁銳

絕域也徒以一經之業宣傳章句而見尊重巍巍如

此此但能說死人之餘言耳帝王之貴猶自卑降以

敬事之世間或有欲試修長生之道者而不肯謙下

於堪師者直爾蹴迨從求至要寧可得乎夫學者之

恭遜驅走何益於師之分寸乎然不爾則是彼心不

盡彼心不盡則令人告之不力告之不力則秘訣何

可悉得邪不得已當以浮淺示之豈足以成不死之

功哉亦有人皮膚好喜而信道之誠不根心神有所

索取陽爲曲恭累日之間怠慢已出若值明智之師且欲詳觀來者意態試以淹又故不告之以測其志則若此之人情僞行露亦終不得而教之教之亦不得盡言吐實言不盡則爲之無益也陳安世者年十三歲蓋灌叔本之客子耳先得僊道叔本年七十皓首朝夕拜安世曰道尊德貴先得道者則爲師矣吾不敢倦執弟子之禮也由是安世告之要方遂得僊去矣夫人生先受精神於天地後稟氣血於父母然不得明師告之以度世之道則無由免死鑿石有餘燭年命已彫頽由此論之明師之恩誠爲過於天地

重於父母多矣可不崇之乎可不求之乎抱朴子曰古人質直貴行賤言故爲政者不尚文辨修道者不崇辭說風俗衰薄外飾彌繁方策旣山積於儒門而內書亦鞅掌於術家初學之徒卽未便可授以大要又亦人情以本末殷富者爲快故後之知道者干吉容嵩桂帛諸家各著千數篇然率多教誡之言不肯爲人開顯大趨向之指歸也其指真之訣或但口傳或不過尋尺之素在領帶之中非隨師經久累勤歷試者不能得也猥雜弟子皆各隨其用心之踈密履苦之久遠察其聰明之所逮及志力之所能辦各有

所授千百歲中時有盡其囊枕之中肘腋之下秘要之旨耳或但將合成藥以分之足以使之不死而已而終年不以其方文傳之故世之道士知金丹之事者萬無一也而管見之屬謂僊法當具在於紛若之書及於祭祀拜伏之間而已矣夫長生制在大藥耳非祠醮之所得也昔秦漢二代大興祈禱所祭太乙五神陳寶八僊之屬動用牛羊穀帛錢費億萬了無所益况於匹夫德之不備體之不養而欲以三牲酒餼祝願鬼神以索延年惑亦甚矣或頗有好事者誠欲爲道而不能勤求名師合作異藥而但晝夜誦講

不要之數千百卷詣老無益便謂天下果無僊法或舉門扣頭以向空坐烹宰犧牲燒香請福而病者不能愈死喪相襲破產竭財一無其效終不悔悟自謂未篤若以此之勤求知方之師以此之費給買藥秘術之直者亦必得神僊長生度世也何異詣老空耕石田而望千倉之收用力雖勤不得其所也所謂適楚而道燕馬雖良而不到非行之不疾然失其道也或有性信而喜信人其聰明不足以校練真僞揣測深淺所博涉素狹不能賞物後世頑淺趣得一人自譽之子云我有秘書便守事之而庸人小兒多有外

託有道之名名過其實由於誇誑內抱貪濁惟利是圖有所請爲輒強喑鳴俛仰抑揚若所知寶秘之深而不可得之狀其有請從其所求俛仰含笑或許以頃後故使學者欲罷而不能自謂事之未勤而禮幣之尚輕也於是篤信之心尤加恭肅賂以珠玩爲之執奴僕之役不辭負重涉遠不避經險履危欲以積勞自効服苦求哀庶有異聞而虛引歲月空委二親之供養捐妻子而不卹戴霜蹈冰連年隨之而妨資棄力卒無所成彼初誠欺之末或慙之情然體中實自空罄短乏無能法以相教將何法以成人乎余目

見此輩不少可有十餘人或自號高名久居於世世或謂之已三四百歲但易名字詐稱聖人託於人間而多有承事之者余但不喜書其人之姓名耳頗游俗間凡夫不識妍蚩爲其稱揚增長妖妄爲彼巧僞之人虛生華譽歛習遂廣莫能甄別故或令高人偶不留意澄察而但任兩耳誤於學者常由此輩莫不使人歎息也每見此曹欺誑天下以規勢利者遲速皆受殃罰天網雖疎終不漏也但誤有志者可念耳世人多逐空聲豈能校實聞甲乙多弟子至以百許必當有異便載馳競逐赴爲相聚守之徒妨工夫以

崇重彼愚陋之人也而不復尋精彼得門人之力或以致富辨逐之雖久猶無成人之道愚夫故不知此人不足可事何能都不與悟自可悲哉夫搜尋仞之壘求于天之木漉牛迹之中索吞舟之鱗用日雖久安能得乎嗟乎將來之學者雖當以求師爲務亦不可以不詳擇爲急也陋狹之夫行淺德薄功微緣少不足成人之道亦無功課以塞人重恩也深思其趣勿令徒勞也抱朴子曰諸虛名之道士旣善爲誑詐以欺學者又多護短慝愚耻於不知陽若博涉已足終不肯行求請問於勝已者蠢爾守窮面墻而立又不

不但拱默而已乃復憎忌於實有道者而謗毀之恐彼聲名之過已也此等豈有意於長生之法哉爲欲以合致弟子圖其財力以快其情欲而已耳而不知天高聽卑其後必受斯殃也夫貧者不可妄云我富也賤者不可虛云我貴也况道德之事實無而空養門生弟子乎凡俗之人猶不宜懷如善之心况於道士尤應以忠信快意爲生者也云何當以此之傲然函胷臆間乎人自不能聞見神明而神明之聞見已之甚易也此何異乎在紗幌之外不能察軒房之內而肆其倨慢謂人之不見已此亦如竊鍾棖物鏗然

有聲惡他人聞之因自掩其耳者之類也而聾瞽之存乎精神者唯欲專擅華名獨聚徒衆外求聲價內覘財利患疾勝已乃劇於俗人之爭權勢也遂以唇吻爲刀鋒以毀譽爲朋黨口親心踈貌合行離陽敦同志之言陰挾蜂蠆之毒此乃天人所共惡招禍之符檄也夫讀五經猶宜不耻問下以進德修業日有緝熙至於射御之麤伎數書之淺功農桑之露事規矩之小術尚須師授以盡其理况營長生之法欲以延年度世斯與救卹死事無異也何可務惜請受之名而未受無知之困至老不改臨死不悔此亦天民之篤暗者也令人代之慙悚爲之者獨不顧形影也爲儒生尚當兀然守朴外託質素知而如否有而如無令庸兒不得盡其稱而不問不對對必辭讓而後言何其爲道士之人強以不知爲知以無有爲有虛自銜耀以圖奸利者乎迷而不知返者愈以遂往若有以行此者想不耻故也吾非苟爲此言誠有爲而與所謂疾之而不能默然也徒愍念慮人不忍見嬰兒之投井不御苦口其危至矣不俟脉診而可知者也抱朴子曰設有死罪而人能救之者必不爲之吝勞辱而憚卑辭也必獲生生之功也今雜猥道士之

輩不得金丹大法必不得長生可知也雖治病有起死之効絕穀則積年不饑役使鬼神坐在立亡瞻視千里知人盛衰發沉崇於幽翳知禍福於未萌猶無益於年命也尚羞行請求耻事先達是惜一日之屈而甘罔極之庸是不見事類者也古人有言曰生之於我利亦大焉論其貴賤雖爵爲帝王不足以此法比焉論其輕重雖富有天下不足以此術易焉故有死王樂爲生鼠之喻也夫治國而國平治身而身生非自至也皆有以致之也惜短乏之虛名耻師授之斃勞雖曰不愚吾不信也今使人免必死而就戮刑者猶欣然喜於去重而卽輕脫炙爛而保視息甘其苦痛過於更生矣人但莫知當死之日故不慙憂耳若誠知之而刑劓之事可得延期者必將爲之况但躬親灑掃執巾竭力於勝已者可以見教不死之道亦何足爲苦而蔽者憚焉假令有人耻迅走而待野火之燒蕪羞逃風而致沉溺於重淵者世必呼之爲不曉事也而咸知笑其不避災危而莫恠其不畏僨禍何哉抱朴子曰昔者之著道書多矣莫不務廣浮巧之言以崇玄虛之旨未有究論長生之階徑箴砭爲道之病痛如吾之勤勤者也實欲令迷者知反失

之東隅收之桑榆墜井引綆愈於遂沒但惜養危病而距惡石者不可如何耳人誰無過過而能改日月之蝕晞顏氏之子也又欲使將來之好生道者審於所託故竭其忠告之良謀而不飾淫麗之言言發甚指切筆不覺辭痛惜在於長生而折抑邪耳何所索哉抱朴子曰深念學道藝養生者隨師不得其人竟無所成而使後之有志者見彼之不得長生因云天下之果無僊法也凡欲度生必不能苦身約已以修玄妙者亦徒進失千祿之業退無難老之功內誤其身外沮將來也僊之可學致如黍稷之可播種得甚炳然耳然未有不耕而獲嘉禾未有不勤而獲長生度世也

雜應卷第十五

守七

志慈子曰此篇有斷穀以下有十五法所謂雜應

或曰敢問斷穀可以長生乎凡有幾法何者最善與抱朴子答曰斷穀止可省穀糧之費不能獨令人長生也問諸曾斷穀積久者云差少病痛勝於食穀時其服朮及餌黃精及禹餘糧日再服久令人多氣力堪負擔遠行身輕不因其服諸石藥一服守之十年五年者及吞氣服符飲神水輩但為不饑耳體力不任勞也道書雖言欲得長生腸中當清欲得不死腸

中無滓又云食草者善走而愚食肉者多力而悍食穀者智而不壽食氣者神明不死此乃行氣者一家之偏說耳不可便孤用也若欲服金丹大藥先不食百許日為快若不能者正爾服之但得僂小遲耳無大妨也若遭世荒飲竄山林知此斷穀法者則可以不餓死其不然也則無急斷無可大益又止人中斷肉聞肥鮮之氣皆不能不有欲於中心若未絕俗委家巖棲岫處者固能不成遂體五味無致自苦不如莫斷穀而節量饑飽近有一百許法或服守中石藥數丸便辟四五十日不饑練松栢及朮亦可以守中

此言道士董威葦斷穀之法

但不及大藥久不過十年以還或辟一百二百日或須日日服之乃不饑者或先作美食極飽乃服藥以養所食之物令不消化可辟三年欲還食穀當以葵子猪膏下之則所作美食皆下不壞如故也洛陽有道士董威葦常止白社中了不食陳子叙共守事之徒學道積久乃得其方云日甘草防風壳實之屬十許種搗為散先服方寸七乃吞石子大如雀卵十二枚足辟百日輒更服散氣力顏色如故也欲還食穀者當服葵子湯下石子乃可食耳又赤龍血青龍膏作之用丹砂曾青水以石內其中復須臾石柔而可

此言張太玄斷穀之法

食也若不即取便消爛盡也食此石以口取飽令人
丁壯又有引石散以方寸七投一斗白石子中以水
合煮之亦立熟如芋子可食以當穀也張太玄舉家
及弟子數十人隱居林慮山中以此法食石十餘年
皆肥健但為須得白石不如赤龍血青龍膏取得石
便可用又當煮之有薪火之煩耳或用符或用水或
符水兼用或用乾棗日九枚酒一二升者或食十二
時氣從夜半始從九九至八八七七六六五五而止
或春向東食歲星青氣使入肝夏服熒惑赤氣使入
心四季之月食鎮星黃氣使入脾秋食太白白氣使

此言斷穀之法

此言甘始斷穀之法

入肺冬服辰星黑氣使入腎又中岳道士郗元節食
六戊之精亦大有効假令甲子之旬有戊辰之精則
竟其旬十日常向辰地而吞氣到後甲復向其旬之
戊也甘始法召六甲六丁玉女各有名字因以祝水
而飲之亦可令牛馬皆不饑也或思脾中神名名黃
裳子但合口食內氣此皆有真効余數見斷穀人三
年二年者多皆身輕色好堪風寒暑濕大都無肥者
耳雖未見數十歲不食者然人絕穀不過十許日皆
死而此等已積載而自若亦何疑於不可大久乎若
令諸絕穀者轉羸極常慮之恐不可久耳而問諸為

此言鄭君
斷穀之法

此言黃帝
斷穀之法

此言馮生
斷穀之法
又重在吞
氣

之者無不初時少氣乃而後稍丁健月勝一月歲勝
一歲正爾可久無嫌也元長生得道者莫不皆由服
藥吞氣而達之者而不妄也夫服藥斷穀者畧無不
先極也但用符水及單服氣者皆四十日中疲瘦過
此乃健耳鄭君云本性飲酒不多昔在銅山中絕穀
二年許飲酒數斗不醉以此推之是爲不食更令人
耐毒耐毒則是難病之候也余因此問山中郵得酒
鄭君言先釀好雲液勿壓漉因以桂附子甘草五六
種末合丸之曝乾以一九如雞子許投一斗水中立
成美酒又有黃帝雲液泉法以藥米及七八種藥合

之取一升輒內一水中如千歲苦酒之內水也無或
盡時而味常好不變飲之大益人又符水斷穀雖先
令人羸然宜兼知者倘卒遇荒年不及合作藥物則
符水爲上矣有馮生者但單吞炁斷穀已三年觀其
步陟登山檐一斛許重終日不倦又時時引弓而略
不言語言語又不肯大聲問之云斷穀亡精費氣最
大忌也余亦屢見淺薄道士輩爲欲虛曜竒恠招不
食之名而實不知其道但虛爲不啖羨飯耳至於飲
酒日中斗餘脯腊粘補棗栗雞子之屬不絕其口或
大食肉而咽其汁吐其滓終日經口者數十斤此直

此言道士
石春斷穀
之法

是更作美食矣凡酒客但飲酒食脯而不食穀皆自
堪半歲一歲而不覺頓矣未名絕穀耳吳有道士石
春每行氣為人治病待病者之愈或百日或十日乃
食吳景帝聞之曰此但不久必當饑死也乃召取鑠
閉令人備守之春但求三二升水如此一年餘春顏
色更鮮悅氣力如故景帝問之可復堪幾時春言無
限可數十年但恐老死耳不憂饑也乃罷遣之按如
春言是斷穀不能延年可知也今時亦有得春之
法者或問不寒之道抱朴子曰或以立冬之日服六
丙六丁之符或閉口行五火之炁千二百遍則十二

此別言
不寒之
法

此言不
熱之法

幼伯子王
仲都能之

此言辟
兵之法

月中不寒也或服太陽酒或服紫石英米漆散或先
服雄丸一後服雌丸二別本先雌後雄亦可堪一日一夕不
寒也雌丸用雌黃曾青礬石磁石也雄丸用雄黃丹
砂石膽也然此無益於延年之事也或問不熱之道
抱朴子曰或以立夏日服六壬六癸之符或行六癸
之炁或服玄水一作水之丸或服飛霜之散然此用簫
丘上木皮及五月五日中時北行黑蛇血故少有得
合之者也唯幼伯子王仲都此二人衣以重裘曝之
於夏日之中周以十二爐之火口不稱熱身不流汗
盖用此方者也或問辟五兵之道抱朴子曰吾聞吳

文皇帝曾從介先生受要道云但知書北斗字及日月字便不畏白刃帝以試左右數十人常爲先登鋒陷陣皆終身不傷也鄭君云但誦五兵名亦有驗刀名大房虛星主之弓名曲張氏星主之矢名彷徨熒惑星主之劍名大傷角星主之弩名遠望張星主之戟名大將軍參星主之也臨戰時常細祝之或以五月五日作赤靈符著心前或丙午日日中時作燕君龍虎二囊符歲符歲易之月符月易之日符日易之或佩西王母兵信之符或佩熒惑朱雀之符或佩南極鑠金之符或戴却刃之符祝融之符或傳玉札

此言隱
淪之法

或浴禁葱湯或取牡荆以作六陰神將符符指敲人所持之刃劍或帶武威符熒火丸或交鋒刃之際乘魁履剉呼四方之長亦有明効今世之人亦有得禁辟五兵之道往往有之或問隱淪之道抱朴子曰神道有五坐在立亡其數焉然無益於年命之事但在人間無故而爲此則致詭恠之聲不足妄行也可以備兵亂危急不得已而用之可以免難也鄭君云服大隱符十日欲隱則左轉欲見則右回也或以玉糝丸塗人身中或以蛇足散或懷離母之草或折青龍

此言左
元放解
脫之法

之草以伏六丁之下或入竹田之中而執大樞之壤
或造河龍石室而隱雲蓋之陰或伏清冷之淵以過
幽闕之徑或乘天一之馬以遊紫房或登天一之明
堂或入玉女之金匱或背輔向官立三蓋之下或投
巾解履缺膽煎及而衣符子居蒙象一作人清液桂梗
六甲父母僻側之膠馱馬泥丸木鬼之子金商之艾
或可為小兒或可為老翁或可為鳥或可為獸或可
為草或可為木或可為六畜或依木成木或依石成
石依水成水依火成火此所謂移形易貌不能多隱
者也或問魏武帝曾收左元放而桎梏之而得自然

此言不
病之法

解脫以何法乎抱朴子曰吾不能正知左君所施用
之事然歷覽諸方書有月三服薏苡子和用三五陰
丹或以偶牙陽胞或以七月七日東行跳脫虫或以
五月五日石上龍子單衣或衣夏至日霹靂揆或以
天文二十一字符或以自解去父血或以玉子餘糧
或合山君目河伯餘糧浮雲滓以塗之皆自解然左
君之變化無方未必由此也自用六甲變化其真形
不可得執也或問曰為道者可以不病乎抱朴子曰
養生之盡理者既將服神藥又行氣不懈朝夕導引
以宣動榮衛使無輟閔加之以房中之術節量飲食

不犯風濕不患所不能如此可以不病但患居人間者志不得專所修無恒又苦懈怠不勤不得不有疾疾耳若徒有信道之心而無益已之業年命在孤虛之下體有損傷之危則三尸因其衰月危日入絕命病鄉之時招呼邪氣妄延鬼魅來作殃害其六厄並會三刑同方者其災必大其尚盛者則生諸疾病先有疾患者則令發動是以古之初為道者莫不兼修醫術以救近禍焉凡庸道士不識此理恃其所聞者大至不關治病之方又不能絕俗幽居專行內事以却病痛及病無以攻療乃更不如凡人之專湯藥者

此言暴卒備急之法

所謂進不得邯鄲之步退又失壽陵之義者也余見戴霸華他所集金匱綠囊崔中書黃素方及百家雜方五百許卷甘胡呂付周始甘唐通阮南河等各撰集暴卒備急方或一百十或九十四或八十五或四十六世人皆為精悉不可加也余究而觀之殊多不備諸急病其尚未盡又渾漫雜錯無其條貫有所尋按不即可得而治卒暴之候皆用貴藥動數十種自非富室而居京都者不能素儲不可卒辦也又多令人以針治病其灸法又不明處所分寸而但說身中孔穴榮俞之名自非舊醫備覽明堂流注偃側圖者

此言將來
吉凶前知
之法

安能曉之哉余所撰百卷名曰王亟方皆分別病名以類相續不相雜錯其九十三卷皆單行徑易籬陌之間顧盼皆藥眾急之病無不畢備家有此方可不用醫醫多承襲世業有名無實但養虛聲以圖財利寒白退士所不可得使使之者乃多誤人未若自閑其要勝於所迎無知之醫醫又不可卒得得又不肯即為人使使腠理之微疾成膏肓之深禍乃至不救且暴急之病而遠行借問率多枉死矣或問將來吉凶安危去就知之可前審為有道乎抱朴子曰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占風氣布籌筭推三基步九宮檢八

卦考飛伏之所集詠詆訛於物類占休咎於龜策皆下術常伎疲勞而難恃若乃不出帷幕而見天下乃為入神矣或以三皇天文召司命司危五岳之君阡陌亭長六丁之靈皆使人見之而對問以諸事則吉凶昭然存諸掌無遠近幽深咸可先知也或召六陰玉女其法六十日而成成則長可役使或祭致八史八史者八卦之精也亦足以預識未形矣或服葛花及秋芒麻勃刀圭方寸七忽然如欲卧而聞人語之以所不覺之事吉凶立定也或用明鏡九寸以上自照有所思存七日七夕則見神僊或男或女或老或

少一示之後心中自知千里之外方來之事也明鏡
或用一或用二謂之日月鏡或用四謂之四規四規
者照之時前後左右各施一也用四規所見來神甚
多或縱目或乘龍駕虎冠服彩色不與世同皆有經
圖欲修其道當先暗誦所當致見諸神姓名位號識
其衣冠不爾則卒至而忘其神或能驚懼則害人也
爲之率欲得靜漠幽閑林麓之中外形不經目外聲
不入耳其道必成也三童九女節壽君九首蛇軀百
二十官雖來勿得熟視也或有問之者或有訶怒之
者亦勿答也或有侍從曄曄力士甲卒乘龍駕虎簫

鼓嘈嘈勿舉目與言也但諦念老君真形老君真形
見則起再拜也老君真形者思之姓李名聃字伯陽
身長九尺黃色身嘴隆鼻秀眉長五寸耳長七寸額
有三理上下徹足有八卦以神龜爲牀金樓玉堂白
銀爲階五色雲爲衣重疊之冠鋒鋌之劍從黃童百
二十人左有十二青龍右有二十六白虎前有二十
四朱雀後有七十二玄武前道十二窮奇後從三十
六辟邪雷電在上晃晃昱昱此事出於僊經中也見
老君則年命延長心如日月無事不知也或問堅齒
之道抱朴子曰能養以華池浸以醴液清晨建齒三

此言聽
耳之法

百過者求不搖動其次則含地黃煎或含玄膽湯及
蛇脂丸礬石丸九棘散則已動者更牢有重者即愈
又服靈飛散者則可令既脫者更生也或問聰耳之
道抱朴子曰能龍導虎引熊經龜咽鸞飛蛇屈鳥伸
天俛地仰令赤黃之景不去洞房猿據兔驚千二百
至則聰不損也其既聾者以玄龜薰之或以棘頭羊
糞桂毛雀桂成裹塞之或以狼毒治葛或以附子葱
涕合內耳中或以蒸鯉魚腦灌之皆愈也或問明目
之道抱朴子曰能引三焦之昇一作外景召大火於南
離洗之以明日熨之以陽光及燒丙丁洞視符以酒

此言明
目之法

此言登
涉遠行
之法

和洗之古人曾以夜書也或苦酒煮蕪菁子令熟
乾末服方寸七日三盡一斗能夜視有見矣或以犬
膽煎青羊班鳩石決明充蔚百花散或以雞舌香黃
連乳汁煎注之諸有百疾之在目者皆愈而更加精
明倍常也或問登峻涉險遠行不極之道抱朴子曰
惟服食大藥則身輕力勁勞而不疲矣若初入山林
體未全實者宜以雲珠粉百華醴玄子湯洗脚及虎
膽丸朱明酒天雄鶴脂丸飛廉煎秋芒車前澤瀉散
用之旬日不但涉遠不極乃更令人行疾可三倍於
常也若能乘躡者可以周流天下不拘山河凡乘躡

此言乘
躡之法

抱朴子
卷之三
三十七

道有三法一曰龍躡二曰虎躡三曰鹿盧躡或服符
精思若欲行千里則以一時思之若晝夜十二時思
之則可以一日一夕行萬二千里亦不能過此過此
當更思之如前法或用棗心木爲飛車以牛革結還
劍以引其機或存念作五蛇六龍三牛交罡而乘之
止昇四十里名爲太清太清之中其氣甚罡劉能勝
人也師言鳶飛轉高則但直舒兩翅了不復扇搖之
而自進者漸乘劉炁故也龍初昇階雲其上行四十
里則自行矣此言出於僊人而留傳於世俗耳實非
凡人所知也又乘躡須長齋絕葷菜斷血食一年之

此言避
疫之法

後乃可乘此三躡耳雖復服符思五龍躡行最遠其
餘者不過千里也其高下去留皆自有法勿得任意
耳若不奉其禁則不可妄乘躡有傾墜之禍也或曰
老子篇中記及龜文經皆言大兵之後金木之年必
有大疫萬人餘一敢問避_之疫道抱朴子曰僊人入瘟
疫秘禁法思其身爲五玉五王者隨四時之色春色
青夏赤四季月_{四季或}黃秋白冬黑又思冠金巾思
心如炎火大如斗則無所畏也又一法思其髮散以
被身一髮端輒有一大星綴之又思作七星北斗以
魁覆其頭以罡指前又思五臟之氣從兩目出周身

如雲霧肝青氣肺白氣脾黃氣腎黑氣心赤氣五色
 紛錯則可與疫病者同牀也或禹步呼直日玉女或
 閉氣思力士操千斤鎚百二十人以自衛或用射鬼
 丸赤車使者九冠軍丸徐長卿葉名也散玉亟精粉青
 牛道士熏身丸崔一作文黃一作散草玉酒黃庭丸
 皇符老子領中符赤鬚子桃花符皆有良効者也

黃白卷第十六

抱朴子曰神僊經黃白之方二十五卷千有餘首黃
 者金也白者銀也古人秘重其道不欲指斥故隱之
 云爾或題篇云庚辛亦金也然率多深微難知其可

志卷子曰
此篇歷引
大人黃白
之事而終
之以燒煉
之術告人

解分明者少許爾世人多疑此事為虛誕與不信神
 僊者正同也余昔從鄭公受九丹及金銀液經因復
 受黃白中經五卷鄭君言曾與左君於廬江同山中
 試作皆成也然而齊潔禁忌之辛苦與金丹神僊藥
 無異也俗人多譏余好攻異端謂予為趣欲通天下
 之不可通者余亦何為然哉余若此欲以奇事騁辭
 章於來世則余所著外篇及雜文二百餘卷足以寄
 意於後代不復須此且此內篇皆直語耳無藻飾也
 余又知論此曹事世人莫不呼為迂濶不急未若論
 俗間切近之理可合衆心也然余所以不能已於斯

事知其不入世人之聽而猶論著之者誠見其効驗
又所承授之師非妄言者而余貧苦無財力又遭多
難之運有不已之無賴兼以道路逼塞藥物不可得
竟不遑合作之余今告人言我曉作金銀而躬自饑
寒何異自不能行而賣治疋之藥求人信之誠不可
得然理有不如意亦不可以一槩斷也所以勤勤綴
之於翰墨者欲令將來好奇賞真之士見余書而具
論道之意耳夫變化之術何所不爲蓋人身本見而
有隱之之法鬼神本隱而有見之之方能爲之者往
往多焉水火在天而取之以諸燧鉛性白也而赤之

以爲丹丹性赤也而白之而以鉛雲雨霜雪皆天地
之氣也而以藥作之與真無異也至於飛走之屬蠕
動之類稟形造化既有定矣及其倏忽而易舊體改
更而爲異物者千端萬品不可勝論人之爲物貴性
最靈而男女易形爲鶴爲石爲虎爲猿爲砂爲龜又
不少焉至於高山爲淵深谷爲陵此亦大物之變化
變化者乃天地之自然何爲嬾金銀之不可以異物
作乎譬諸陽燧所得之火方諸所得之水與常水火
豈有別哉蛇之成龍茅糝爲膏亦與自生者無異也
然其根源之所緣由皆自然之感致非窮理盡性者

此言內史
吳大文黃
白之事

不能知其指歸非原始見終者不能得其情狀也狹
觀近識極枯巢穴揣淵妙於不測推神化於虛誕以
周孔不說墳籍不載一切謂為不然不亦陋哉又俗
人以劉向作金不成便云天下果無此道是見田家
或遭水旱不收便謂五穀不可播殖得也成都內史
吳大文博達多知亦自說昔事道士李根見根煎鉛
錫以少許藥如大豆者投鼎中以鐵匙攪之冷即成
銀大文得其秘方但欲自作百日齋便為之而留連
在官竟不能得恒歎息言人間不足處也又桓君山
言漢黃門即程偉好黃白術娶妻得之方家女偉嘗

此言黃門
即程偉黃
白之事

從駕出而無時衣甚憂妻曰請致兩端縑縑即無故
而至前偉按枕中鴻寶作金不成妻乃往視偉偉方
扇炭燒甬甬中有水銀妻曰吾欲試相視一事乃出
其囊中藥少少投之食頃發之已成銀偉大驚曰道
近在汝處而不早告我何也妻曰得之須有命者於
是偉日夜說誘之賣田宅以供美食衣服猶不肯告
偉偉乃與伴謀搗笞伏之妻輒告偉言道必當傳得
其人得其人道路相遇輒教之如非其人口是而心
非者雖寸斷支解而道猶不出也偉逼之不止妻乃
發狂裸而走以泥自塗遂卒近者前廬江太守華令思

高才達學洽聞之士也而事之不經者多所不信後
有道士說黃白之方乃試令作之云以鐵器銷鉛以
散藥投中卽成銀又銷以他藥投之乃作黃金又從
此道士學徹視之方行之未百日夜卧卽便見天文
及四隣了了不覺復有屋舍籬障又妾名瑤華者已
死乃見形與之言語如平生又祭廟聞廟神答其拜
牀似動有聲令思乃嘆曰世間乃定無所不有五經
雖不載不可便以意斷也然不聞方伎者卒聞此亦
焉能不驚恠邪又黃白術亦如合神丹皆須齋潔百
日已上又當得閑解方書意合者乃可爲之非濁穢

此言丞相
史子心黃
白之事

之人及不聰明人希涉術數者所辨作也其中或有
湏口訣者皆宜師授又宜入於深山之中清潔之地
不欲令凡俗愚人知之而劉向於宮中作之使宮人
供給其事必非齋潔者又不能斷絕人事使不來往
也如此安可得成哉桓譚新詮曰史子心見署爲丞
相史官架屋發吏卒及官奴婢以給之作金不成丞
相自以力不足又白傳太后不復利於金也聞金成
可以作延年藥又甘心焉乃除之爲郎舍之北宮中
使者待遇寧有作此神方可於宮中而令凡人雜錯
共爲之者哉俗間染繒練尚不欲使雜人見之見之

此與鄭君
言劉向不
成黃白之
事

卽壞况黃白之變化乎凡事無巨細皆宜得要若不
得其法妄作酒漿醬醋羨臍猶不成况大事乎余曾
諮於鄭君曰老君云不貴難得之貨而至治之世皆
投金於山捐玉於谷不審古人何用金銀爲貴而遺
其方也鄭君答余曰老君所云謂夫披沙剖石傾山
漉淵不遠萬里不慮壓溺以求珍玩以妨民時不知
止足以飾無用反欲爲道志求長生者復兼商賈不
敦信讓浮深越險乾沒逐利不悛軀命不修寡欲者
耳至於真人作金自欲餌服之致神僊不以致富也
故經曰金可作也世可度也銀亦可餌服但不及金

耳余難曰何不餌世間金銀而化作之作之則非真
非真則詐僞也鄭君答余曰世間金銀皆善然道士
率皆貧故諺云無有肥僊人富道士也師徒或十人
或五人亦安得金銀以供之乎又不能遠行採取故
宜作也又化作之金乃是諸藥之精勝於自然者也
僊經云丹精生金此是以丹作金之說也故山中有
丹砂其下多有金且夫作金成則爲真物中表如一
百煉不減故其方曰可以爲釘明其堅勁也此則得
夫自然之道也故苟能之何謂之詐乎詐者謂以曾
青塗鐵鐵赤色如銅以雞子白化銀銀黃如金皆外

變而內不化也夫芝菌者自然而生而僊經有以五石五木種芝芝生取之亦與自然之芝無異俱令人長生此亦作金之類也雉化爲蜃雀化爲蛤與自然者正同故僊經曰流珠九轉父不語子化爲黃白自然相使又曰朱砂爲金服之昇僊者上士也茹芝導引咽氣長生者中士也殮食草木千歲以還者下士也又曰金銀可自作自然之性也長生可學得者也玉牒記云天下悠悠皆可長生也患於猶豫故不成耳凝水銀爲金可中釘也銅柱經曰丹砂可爲金河車可作銀立則可成成則爲真子得其道可以僊身

黃山子曰天地有金我能作之二黃一赤立成不疑龜甲文曰我命在我不在天還丹成金億萬年古人豈欺我哉但患知此道者多貧而藥或至賤而生遠方非亂世所得也若戎鹽鹵鹹皆賤物清平時了不直錢今時不限價直而買之無也羗里石膽千萬錢求一斤亦不可得徒知其方而與不知者正同可爲長歎者也有其法者則或饑寒無以合之而富貴者復不知其法也就令知之亦無一信者假令頗信之亦已自多金銀豈肯費財以市其藥物恐有棄繫逐飛之悔故莫肯爲也又計買藥之價以成所得之

物尤有大利而更當齋戒辛苦故莫克為也且夫不得名師口訣誠不可輕作也夫醫家之藥淺露之甚而其常用効方便復秘之故方有用後宮遊女僻側之膠封君泥丸木鬼子金商芝飛君根伏龍肝白馬汗浮雲滓龍子丹衣夜光骨百花醴冬鄒齋之屬皆近物耳而不得口訣猶不可知况於黃白之術乎今能為之者非徒以其價貴而秘之矣此道一成則可以長生長生之道道之至也故古人重之也凡方書所名藥物又或與常藥物同而實非者如河上姪女非婦人也陵陽子明非男子也禹餘糧非米也堯漿

非水也而俗人見方用龍膽虎掌雞頭鴨蹠馬蹄犬血鼠尾牛膝皆謂之血氣之物也見用缺盃覆盆釜鏹大戟鬼箭天鈎則謂之鐵瓦之器也鈎一作鈎一見用胡王使者倚姑新婦野文人守田公戴文浴徐長卿則謂人之姓名也近易之草或有不知玄秘之方孰能悉解劉向作金不成無可恠之也及得其要則復不煩聖賢大才而後作也凡人可為耳劉向豈凡人哉直坐不得口訣耳令將載其約而効之者以貽將來之同志焉當先取武都雄黃丹色如雞冠而光明無夾石者多少任意不可令減五斤也搗之如粉以牛

此言成
黃白之
法

膽和之煮之令燥以赤土釜實一斗者先以戎鹽石
膽末薦釜中令厚三分乃內雄黃末令厚五分復加
戎鹽於上如此相似至盡又加碎炭火如棗核者令
二寸以蚬螻土及戎鹽為泥泥釜外以一釜覆之皆
泥令厚三寸勿泄陰乾一月乃以馬糞火煨之三日
三夜寒發出鼓下其銅銅流如治銅鐵也乃令鑄此
銅以為筩筩成以盛丹砂水又以馬屎火煨之三十
日發爐鼓之得其金即以為筩又以盛丹砂水又以
馬通火煨三十日發取擣治之取其二分生丹砂一
分并粉汞者水銀也立凝成黃金矣光明美色可中

釘也

作丹砂水法

治丹砂一斤內生竹筩中加石膽消石各二兩覆薦
上下閉塞筩口以漆骨丸封之須乾以內醇苦酒中
埋之地中深三尺三十日成水色赤味苦也金樓先
生所從青林子受作黃金法先鍛錫方廣六寸厚一
寸二分以赤鹽和灰汁令如泥以塗錫上令通厚一
分累置於赤土釜中率錫十斤用赤鹽四斤合封固
其際以馬通火煨之三十日發火視之錫中悉如灰
狀中有累累如豆者即黃金也內土甌中以炭鼓之

金樓先
生黃金
法

十煉之並成也率十斤錫得金二十兩唯長沙桂陽
豫章南海土釜可用耳彼鄉土之人作土釜以炊食
自多也

治作赤鹽法

用寒鹽一斤作寒水石一斤又作寒羽理一斤又作
白礬一斤合內鐵器中以炭火火之皆消而色赤乃
出之可用也角里先生從稷丘子所授化黃金法先
以礬水石二分內鐵器中加炭火令沸乃內汞多少
自在攪令相得六七沸注地上卽成白銀乃取丹砂
水曾青水各一分雄黃水二分於鑊中加微火上令

角里先生
化黃金法

沸數攪之令相得復加炭火上令沸以此白銀內其
中多少自在可六七沸注地上凝則成上色紫磨金
也

治作雄黃水法

治雄黃內生竹筩中一斤取加硝石二兩覆薦上下
封以漆骨丸內醇大醋或作醇苦酒中埋之深三尺二十
日卽化爲水也作曾青水方及礬石水同法但各異
筩中耳

小兒作黃金法

作大鐵筩成中一尺二寸高一尺二寸作小鐵筩成

中六寸瑩磨之赤石脂一斤硝石一斤雲母一斤代
 赭一斤硫黃半斤空青四兩凝水石一斤皆合搗細
 篩以醯和塗之小筩中厚二寸分汞一斤丹砂半斤
 良非半斤取良非法用鉛十斤內鐵盆中居爐上露
 灼之鉛銷內汞三兩早出者以鐵匙抄取之名曰良
 非也攪令相得以汞不見為候置小筩中雲母覆其
 上鐵蓋鎮之取筩居爐上銷鉛注大筩中沒小筩中
 去上半寸取銷鉛為候猛火炊之三日三夜成名曰
 紫粉取鉛十斤於鐵器中銷之二十日上下更內銅
 器中瀕鉛銷內紫粉也方寸七攪之即成黃金也欲

務成
 子法

作白銀者取汞置鐵器中內紫粉三寸已上火令相
 得注水中即成銀也務成子法作鐵筩長九寸徑五
 寸擣雄黃三斤蚶蜊藥等分作合以為泥塗筩中使
 徑三寸匱口四寸可加丹砂水二合覆馬通火上令
 極乾內銅筩中塞以銅合蓋堅以黃砂築上覆以蚶
 藥重泥上無令泄置爐炭中令有三寸炭筩口赤口
 寒發之雄黃皆入著銅筩復出入如前法三斤雄黃
 精皆下入著筩中下提取與黃沙等分合作以為爐
 爐大小自在也欲用之置爐於炭火中爐赤內水銀
 銀動則內鉛其中黃從傍起交中央注之於地即成

金凡作一千五百斤爐力卽盡矣此金取牡荆赤黍酒漬之百日卽柔可和也如小豆服一九日三服盡一斤三虫伏尸百病皆去盲者視聾者聞老者卽還年如三十時入火不灼百邪衆毒冷風暑濕不能侵人盡三斤則步行水上山川百神皆來侍衛壽與天地相畢以杼血朱草煮一九作杼一以栳目皆卽見鬼及地中物能夜書以白羊血塗一九投水中魚龍立出可以取也以青羊血塗一九丹雞血塗一九懸都門上一里不疫以塗牛羊六畜額上皆不疫病虎豹不犯也以虎膽蛇肪塗一九從月建土以擲敵人之

軍軍卽便無故自亂相傷殺而走矣以牛血塗一九以投井中井中卽沸以投流水流水則逆流百步以白犬血塗一九置六陰之地投社廟舍中其鬼神卽見可以役使以兔血塗一九置六陰之地行厨玉女立至可俟六七十人也以鯉魚膽塗一九持入水水爲之開一丈可得氣息水中以行冒雨衣不露也以紫萸煮一九含咽其汁可百日不饑以慈石煮一九內髻中以擊賊白刃流矢不中之有射之者矢皆自向也以六丁六壬上土并一九以蔽人中則隱形合一丸北面向以噴火火則滅以庚辛日申酉時向西

地以一丸擲樹樹木即日便枯又以一丸禹步擲虎
狼蛇蝮皆即死斫一丸以書石即入石書金即入金
書木入木所書皆徹其肌理削不可去也卒死未經
宿以月建上水下一丸令人咽喉并含水噴死人面
即活以狐血鶴血塗一丸內爪中以指萬物隨口變
化即山行本徒人皆見之然而實不動也凡作黃白
皆立太乙元女老子醮祭如作九丹法常燒五香香
不絕又金成先以三斤投深水中一十斤投市中然
後方得恣其意用之耳

抱朴子內篇卷之三

終

新錄抱朴子內篇卷之四

志菴盧舜治

評校

慎懋官

閱

登涉卷第十七

守九

志菴子曰
此篇自入
山以下忌
禁驅除之
術九數十
條

或問登山之道抱朴子曰凡為道合藥及避亂隱居
者莫不入山然不知入山法者多遇禍害故諺有之
曰太華之下白骨狼籍皆謂偏知一事不能博備雖
有求生之志而反強死也山無大小皆有神靈山大
則神大山小即小也入山而無術必有患害或被疾
病及傷刺及驚怖不安或見光影或聞異聲或令大
木不風而自摧折岩無故而自墮落打擊煞人或令

人迷惑狂走墮落坑谷或令人遭虎狼毒虫犯人不
 可輕入山也當以三月九月此是山開月又當擇其
 月中吉日佳時若事久不得徐徐湏此月者但可選
 日時耳凡人入山皆當先齋潔七日不經污穢帶昇
 山符出門作周身三五法又五岳有受殃之歲如九
 州之地更有衰盛受飛符煞炁則其地君長不可作
 也按州公城名錄天下分野災之所及可避不可禳
 居宅亦然山岳皆爾也又大忌不可以甲乙寅卯之
 歲正月二月入東岳不以丙丁巳午之歲四月五月
 入南岳不以庚辛申酉之歲七月八月入西岳不以

入遊五岳
 之禁忌年
 歲

戊巳之歲四季之月入中岳不以壬癸亥子之歲十
 月十一月入北岳不湏入太華霍山恒山太山嵩高
 山乃忌此歲其岳之方面皆同禁也又萬物之老者
 其精悉能假託人形以眩惑人目而常試人唯不能
 於鏡中易其真形耳是以古之入山道士皆以明鏡
 九寸已上懸於背後則老魅不敢近人或有人來試人
 者則當顧視鏡中其是僊人及山中好神者顧鏡中
 故如人形若是鳥獸邪魅則其形貌皆見鏡中矣又
 老魅若來其去必却行行可轉鏡對之其後而視之
 若是老魅者必無踵也其有踵者則山神也昔張蓋

九寸鏡懸
 背見鬼魅
 諸形

一作踰及偶高一作豪成二人並精思於雲臺山石室

中忽有一人著黃練單衣葛巾往到其前曰勞乎道

士乃辛苦幽隱於是二人顧視鏡中乃是鹿也因問

之曰汝是山中老鹿何敢詐為人形言未絕而來人

即成鹿而走去林慮山下有一亭其中有鬼每有宿

者或死或病常夜有數十人衣色或黃或白或黑或

男或女後邾一作邾伯夷者遇之宿明燈燭而坐誦經

夜半有十餘人來與伯夷對坐自共樗蒲博戲伯夷

密以鏡照之乃是群犬也伯夷乃執燭起佯誤以燭

燼焚其衣乃作焦毛氣伯夷懷小刀因捉一人而刺

林慮山却
伯夷見犬

之初作人聲死而成犬餘犬悉走於是遂絕乃鏡之

力也上士入山持三皇內文及五岳真形圖所在召

山神及按鬼錄石州社及山卿宅尉問之則木石之

惟山川之精不敢來試人其次即立七十二精鎮符

以制百邪之章及朱官即印包元十二印封所住之

四方亦百邪不敢近之也其次執八歲威儀節佩老

子王策則山神可使豈敢為害乎余聞鄭君之言如

此實復不能具知其事也余師常告門人曰夫人求

道如憂家之貧如愁位之卑者豈有不得耶但患志

之不篤務近忘遠聞之則悅倨倨前席未久則忽然

入山忌
禁月日

若遺毫釐之益未固而丘山之損不已亦安得窮至
言之微妙成罔極之峻崇乎抱朴子曰入山之大忌
正月午二月亥三月申四月戌五月未一作戌六月卯
七月甲子八月申子九月寅十月辰未十一月巳丑
十二月寅入山良日甲子甲寅乙亥巳巳乙卯丙戌
丙午丙辰巳上日大吉抱朴子曰按九天秘記及太
乙遁甲云入山大月忌三日十一日十五日十八日
二十四日二十六日三十日小月忌一日五日十三
日十六日二十日二十八日以此日入山必為山
神所試又所求不得所作不成不但道士凡人以此

日入山皆凶害與虎狼毒虫相遇也抱朴子曰天地
之情狀陰陽之吉凶茫茫乎其亦難詳也吾亦不必
謂之有又亦不敢保其無也然黃帝太公皆所信仗
近達者嚴君平司馬遷皆所據用而經傳有治曆明
時剛柔之日古言曰吉日惟戊有自來矣王者立太
史之官封拜置立有事宗廟郊祀天地皆擇良辰而
近才庸夫自許脫俗舉動所為耻揀善日不亦慙愚
哉每伺令入山不得其良時日交下有其驗不可輕
入也按玉鈴經云欲入名山不可不知遁甲之秘術
而不為人委曲說其事也而靈寶經云入山當以保

入山忌
禁月日

若遺毫釐之益未固而丘山之損不已亦安得窮至
言之微妙成罔極之峻崇乎抱朴子曰入山之大忌
正月午二月亥三月申四月戌五月未一作戌六月卯
七月甲子八月申子九月寅十月辰未十一月巳丑
十二月寅入山良日甲子甲寅乙亥巳巳乙卯丙戌
丙午丙辰巳上日大吉抱朴子曰按九天秘記及太
乙遁甲云入山大月忌三日十一日十五日十八日
二十四日二十六日三十日小月忌一日五日十三
日十六日二十日二十八日以此日入山必為山
神所試又所求不得所作不成不但道士凡人以此

日入山皆凶害與虎狼毒虫相遇也抱朴子曰天地
之情狀陰陽之吉凶茫茫乎其亦難詳也吾亦不必
謂之有又亦不敢保其無也然黃帝太公皆所信仗
近達者嚴君平司馬遷皆所據用而經傳有治曆明
時剛柔之日古言曰吉日惟戊有自來矣王者立太
史之官封拜置立有事宗廟郊祀天地皆擇良辰而
近才庸夫自許脫俗舉動所為耻揀善日不亦戇愚
哉每伺令入山不得其良時日交下有其驗不可輕
入也按玉鈴經云欲入名山不可不知遁甲之秘術
而不為人委曲說其事也而靈寶經云入山當以保

入山日

日及義日若專日者大吉以制日伐日必死又不二

道之也余少有入山之志由此乃行學遁甲書乃有

六十餘卷事不可卒精故抄集其要以為囊中立成

以筆傳今論其較畧想好事者欲入山行當訪索知

之者亦終不乏於世也遁甲中經曰欲求道以天內

日天內時劾鬼魅施符書以天禽日天禽時入名山

欲令百邪虎狼毒虫盜賊不敢近人者出天藏入地

戶凡六癸為天藏六巳為地戶也又曰避亂世絕跡

於名山令無憂患者以上元丁卯日名曰陰德之時

一名天心可以隱淪所謂白日陸沉日月無光人鬼

不能見也又曰求僊道入名山者以六癸之日六癸

之時一名天公日必得度世也又曰往山林中當以

左手取青龍上草折半置逢星下歷明堂入太陰中

禹步而行三呪曰諾臯太陰將軍獨聞曾孫王甲勿

開外人使人見甲者以為束薪不見甲者以為非人

則折所持之草置地上左手取土以傳鼻人中右手

持草自蔽左手著前禹步而行到癸下閉氣而佳人

鬼不能見也凡六甲為青龍六乙為逢星六丙為明

堂六丁為陰中也三三比成既濟卦初一初二跡不

任九跡數然相因仍一步七尺又云一尺合二丈一

禹步法

遁甲經
入山日

害日 義日 制日 伐日

尺一作三顧視九跡又禹步法正立右足在前左足一步尺在後次復前右足以左足後右足併是一步也次復前右足次前左足以右足從左足併是一步也次復前右足以左足從右足併是三步也如此禹步之道畢矣凡作天下百術皆宜知禹步不獨此事抱朴子曰靈寶經曰所謂寶日者謂支干上生下之日也若用甲午乙巳之日是也甲者木也午者火也乙亦木也巳亦火也火生於木故也又謂義日者支干下生上之日也若壬申癸酉之日是也壬者水也申者金也癸者水也酉者金也水生於金故也所謂制日者

入山所 祝九字

支干上克下之日也若戊子巳亥之日是也戊者土也子者水也巳亦土也亥亦水也五行之義土克水也所謂伐日者支干下克上之日若甲申乙酉之日是也甲者木也申者金也乙亦木也酉亦金也金克木故也他皆倣此引而長之皆可知之也抱朴子曰入名山以甲子開除日以五色繒各五寸懸大石上所求必得又曰入山宜知六甲秘祝祝曰臨兵闔者皆陣列前行凡九字常當密祝之無所不避要道不煩此之謂也抱朴子曰山中山精之形如小兒而獨足走向後喜來犯人人入山若夜聞人音聲大語其

入山有日
蛟曰蛟內
曰暉曰金
累皆飛之
諸怪

入山有日
雲陽曰火
光曰胡人
曰秦者曰
四微曰升
御諸怪

入山有
曰十二
支諸怪

名曰蛟知而呼之即不敢犯人也一名熱內亦可兼
呼之又有山精如鼓赤色亦一足其名曰暉又或如
人長九尺衣裘戴笠名曰金累或如龍而五色赤角
名曰飛飛見之皆以名呼之下飛字一即不敢為害
也抱朴子曰山中有大樹有能語者非樹能語也其
精名曰雲陽呼之則吉山中夜見火光者皆久久枯
木所作勿恠也山中夜見胡人者銅鐵之精見秦者
百歲木之精勿恠之並不能為害山水之間見使人
者名曰四微呼之名即吉山中見大蛇著冠幘者名
曰升鄉呼之即吉山中見吏若但聞聲不見形呼人

不止以白石擲之則息矣一法以葦為菜茅以刺之
即吉山中見鬼來喚人求食不止者以白茅投之即
死也山中鬼常迷惑使失徑者以葦杖投之即死也
山中寅日有自稱虞吏者虎也稱當路君者狼也稱
令長者老狸也卯日稱丈人者兔也稱東王父者麋
也稱西王母者鹿也辰日稱雨師者龍也稱河伯者
魚也稱無腸公子者蟹也巳日稱寡人者社中蛇也
稱時君者龜也午日稱三公者馬也稱僊人者老樹
也未日稱主人者羊也稱吏者麀也申日稱人君者
猴也稱九卿者猿也酉日稱將軍者雞也稱捕賊者

黃帝廣
成子詳
蛇之法

雉也戊日稱人姓字者犬也稱成陽公者狐也亥日
稱婦人者金玉也稱神君者猪也子日稱社君者鼠
也稱神人者伏翼也丑日稱書生者牛也但知其物
名則不能為害也或問曰隱居山澤辟蛇虺之道抱
朴子曰昔圓丘多大蛇又生好藥黃帝將登焉廣成
子教之佩雄黃而衆蛇皆去今帶武都雄黃色如雞
冠者五兩以上以入山林草木則不畏蛇蛇若中人
以少許雄黃末內瘡中亦登時愈也蛇種雖多唯有
虵蛇及青金蛇中人為至急不治之一日則煞人人
不曉治之方術者而為此二蛇所中即以刀割所傷

三炁禁
蛇法

瘡肉以投地其肉沸如火炙須臾焦盡而人得活此
蛇七八月毒盛之時不得嚙人而其毒不泄乃以牙
嚙大竹及小木皆即焦枯今道士人入山徒知大方
而不曉辟之之道亦非小事也未入山當預止於家
先學作禁法思日月及朱雀玄武青龍白虎以衛其
身乃行到山林草木中左取三口炁閉之以吹山草
中意思令此炁赤色如雲霧彌蒲數十里中若有從
人無多少皆令羅列以炁吹之雖踐蛇蛇不敢動亦
畧不逢見蛇也若或見蛇因向日左取三炁閉之以
舌柱天以手捻都關又閉天門塞地戶因以物抑蛇

介先生
辟蛇法

頭而手縈之畫地作獄以盛之亦可捉弄也雖繞頭
頸不敢嚙人也自不解禁吐涎以吹之亦終不得復
出獄去也若他人爲蛇所中左取三口涎以吹之卽
愈不復痛若相去十數里者亦可遙爲作涎呼彼姓
字男祝我左手女祝我右手彼亦愈也介先生法到
山中住思作五色蛇各一頭乃閉涎以青竹及小木
板屈刺之左徊禹步思作蜈蚣數千板以衣其身乃
終亦不逢蛇也或以乾姜附子帶之肘後或燒牛羊
鹿角薰身或帶王方平雄丸或以猪耳中垢及麝香
丸著足爪甲中皆有效也又麝及野猪皆啖蛇故以

厭之也又運日鳥及鸚鵡亦皆啖蛇故南人入山皆
帶鸚鵡之尾運日之喙以辟蛇蛇中人刮此二物以
塗其瘡亦登時愈也曇是鳩鳥之別名也又南人入
山皆以竹管盛活蜈蚣知有蛇之地便動作於管中
如此則詳視草中必見蛇也大蛇丈餘身出一圍者
蜈蚣見之而能以涎禁之蛇卽死矣蛇見蜈蚣在涯
岸間大蛇走入川谷深水底逃其蜈蚣但浮水上禁
人見有物正青大如縋者直下入水至蛇處須臾蛇
浮出而死故南人因此末蜈蚣治蛇瘡皆登愈也或
問曰江南山谷之間多諸毒惡辟之有道乎抱朴子

吳晉有
短狐沙
虱之毒

答曰中州高源土氣清和上國名山了無此輩今吳楚之野暑濕鬱蒸雖衡霍正岳猶多毒螫也又有短狐一名蝮一名射工一名影射其實水虫也狀如鳴蜩狀似三合盃有翼能飛無目而利耳口中有橫物角弩如聞人聲緣口中物如角弩以氣爲矢則因水而射人中人身者卽發瘡中影者亦病而不卽發瘡不曉治之者煞人其病似大傷寒不十日皆死又有沙虱水陸皆有其新雨後及暑暮前跋涉必著人唯烈日草燥時差稀耳其大如毛髮之端初著人便入其皮裏其所在如芒刺之狀小犯大痛可以針挑取

之正赤如丹著瓜上行動也若不挑之虫鑽至骨便周行走入身其與射工相似皆煞人行有此虫之地每還所住輒當以火炙燎令遍身則此虫墮地若帶八物麝香丸及度世丸及護命丸及王壺丸犀角丸及七星丸及薺菀辟沙虱短狐也若卒不能得此諸藥者但可帶好生麝香亦佳以雄黃大蒜等分合擣帶一丸如雞子大者亦善若已爲所中者可以此藥塗瘡亦愈咬咀赤莧汁飲之塗之亦愈五茄根及懸鈎草菑藤此三物皆可各單行可以擣服其汁一二升又射工虫冬天蟄於山谷間大雪時索之此虫

山岩風
濕之術

所在其雪不積留氣起如灼蒸當掘之不過入地一尺則得也陰乾末帶之夏天自辟射工也若道士知一禁方及洞百禁常存禁及守真一者則百毒不敢近之不假用諸藥也或問道士山居棲岩鹿岫不必有細縛之溫直使我不畏風濕敢問其術也抱朴子曰金餅散三陽液昌辛丸葷草耐冬煎獨搖膏茵芋玄華散秋地黃血丸皆不過五十日服之而止可以十年不畏風濕若服金丹大藥雖未昇虛輕舉然體不受疾雖當風卧濕不能傷也服此七藥皆謂始學道者耳姚先生但服三陽液使袒卧冰上了不寒振

江海龍
蛇之術

此皆介先生及梁有道卧石上及秋冬當風寒已試有驗秘法也或問涉江渡海辟蛇龍之道抱朴子曰道士不得已而當游涉大川者皆先當於水次破雞子一枚以少許粉雜香末合攪器水中以自洗濯則不畏風波蛟龍也又佩東海小童符及制水符蓬萊禮皆却水中之百害也又有六甲三金符木禁又法臨川先祝曰卷蓬卷蓬或作弓向伯導前辟蛟龍萬災消滅天清明又金簡記云以五月丙午日日中擣五石下其銅五石者雄黃丹砂雌黃礬石曾青也皆粉之以金華池浴之內六一神爐中鼓下之以桂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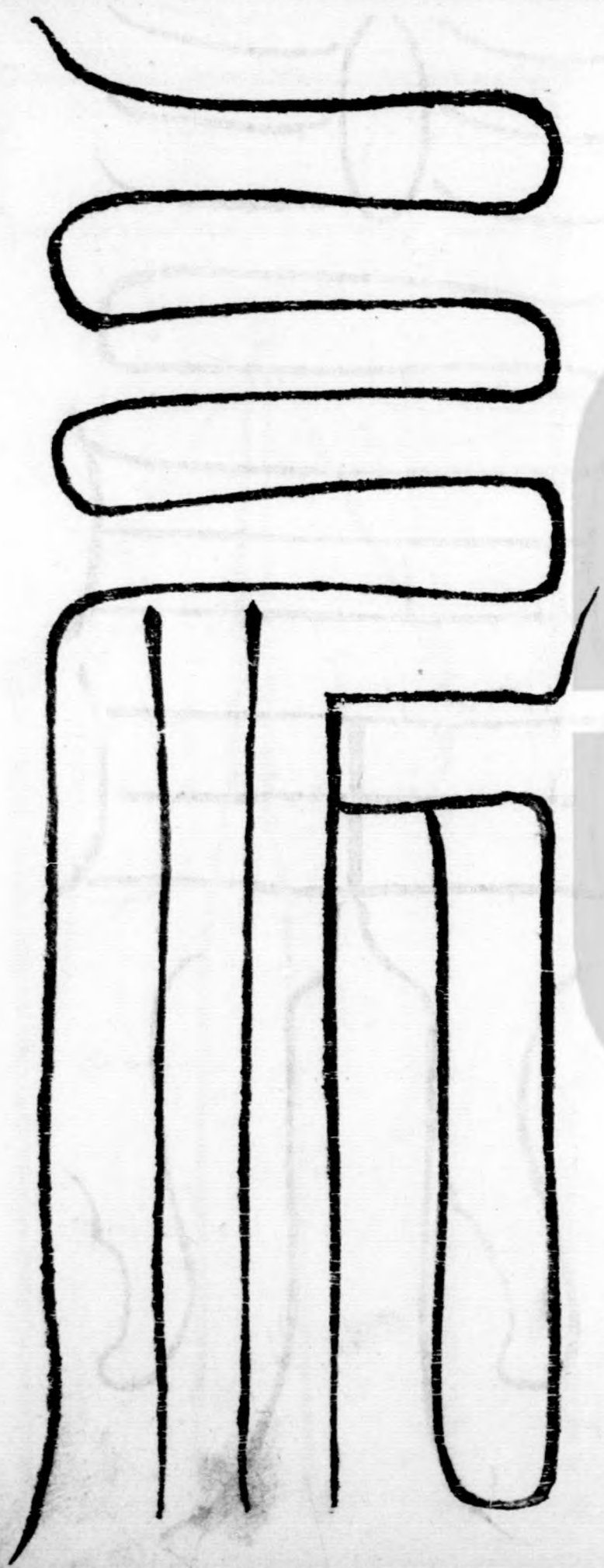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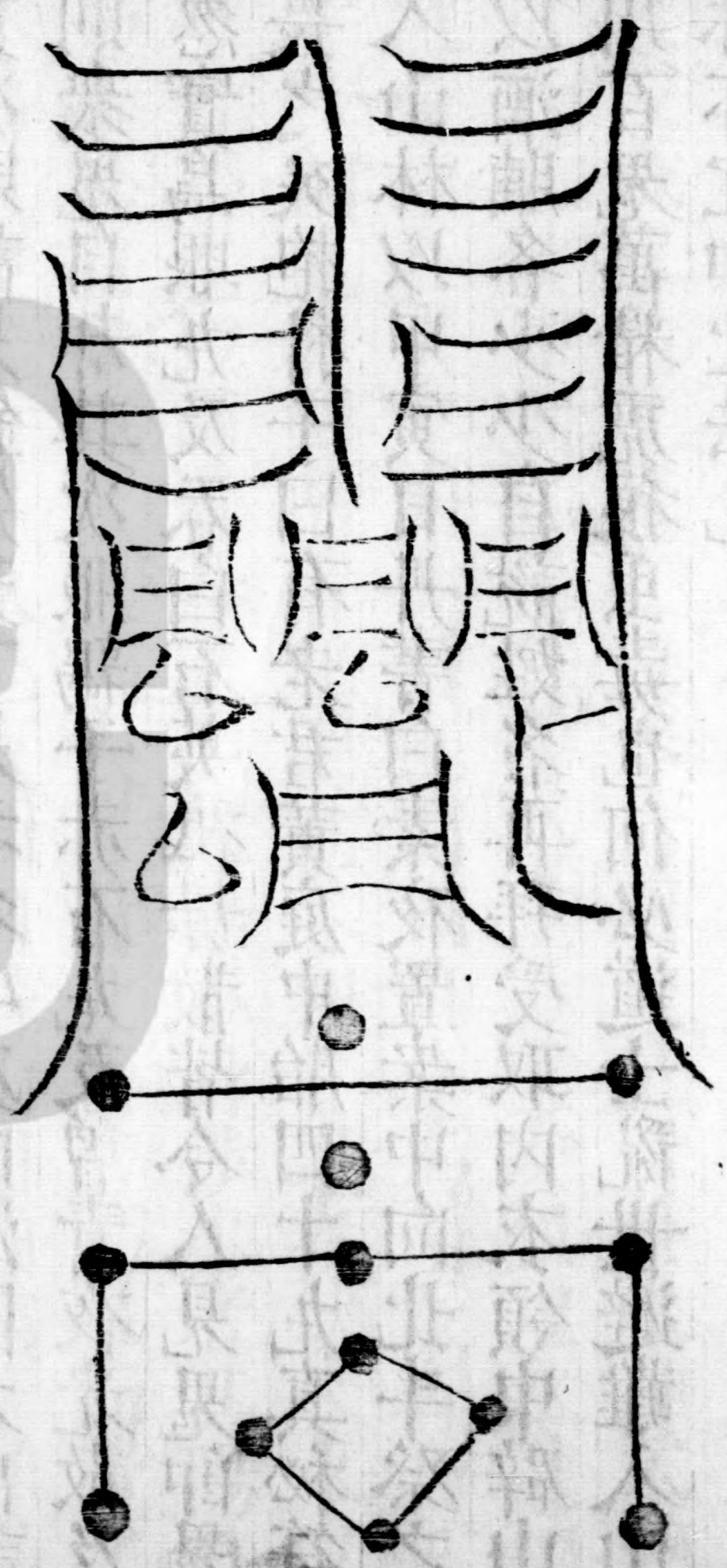
山川廟堂看鬼之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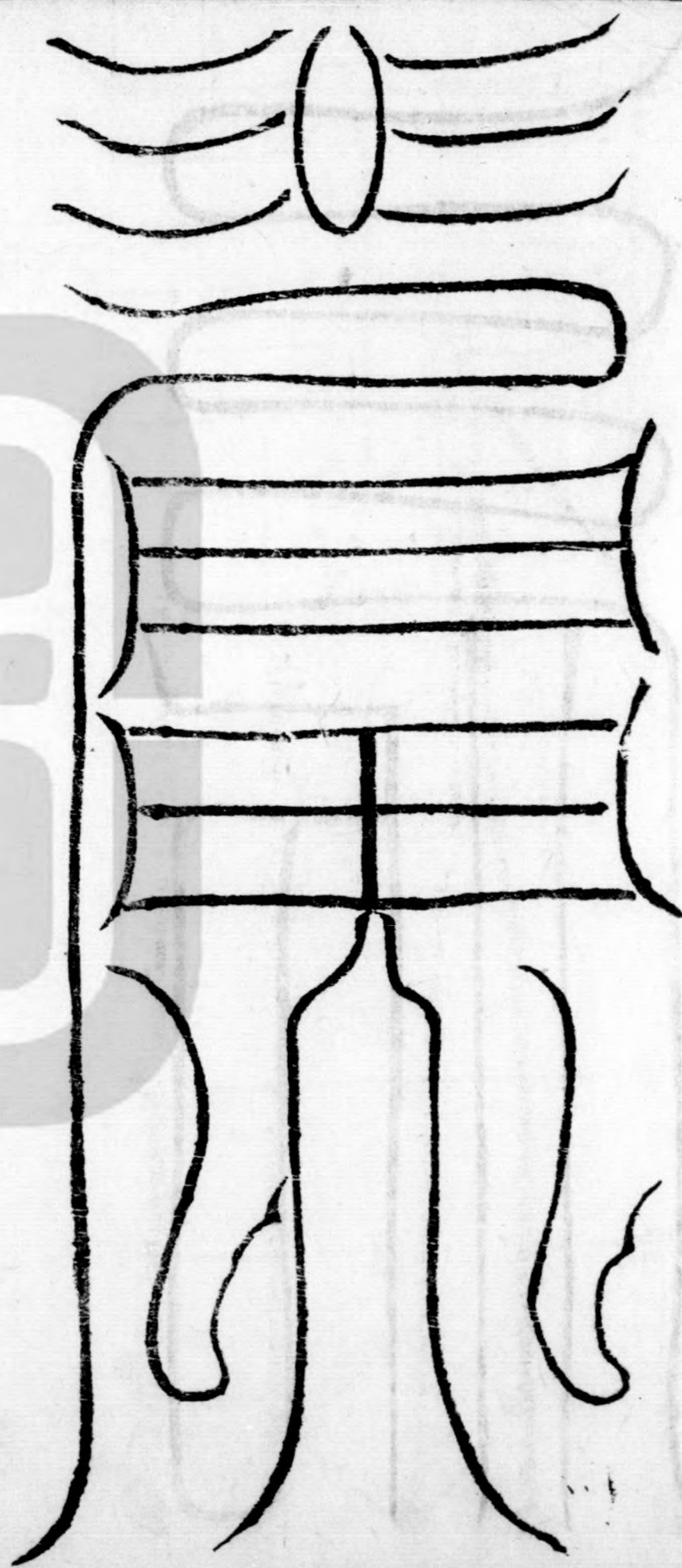
燒爲之銅成以剛炭鍊之令童男童女進火取牝銅以爲雄劍取牡銅以爲雌劍各長五寸五分取土之數以厭水精也帶之以水行則蛟龍巨魚水神不敢近人也欲知銅之牝牡當令童男童女俱以水灌銅灌當以在火中向赤時也則銅自分爲兩段有凸起者牡銅也有凹陷者牝銅也各刻名識之欲入水以雄者帶左以雌者帶右但乘船不身涉水者其陽日帶雄陰日帶雌又天文大字有北帝書寫帛而帶之亦辟風波蛟龍水虫也或問曰辟山川廟堂一作百鬼之法抱朴子曰道士常帶天水符及上皇竹使符

老子左契及守真一思三部將軍者鬼不敢近人也其次則論鬼錄知天下鬼之名字及白澤圖九鼎記則衆鬼自却其次服鶉子赤石丸及曾青夜光散及葱實烏眼丸及吞白石英祇毋散皆令人見鬼卽鬼畏之矣抱朴子曰有老君黃庭中胎四十九真秘符入山林以甲寅日丹書白素夜置案中向北斗祭之以酒脯各少少自說姓名再拜受取內衣領中辟山川百鬼萬精虎狼虫毒也何必道士亂世避難入山林亦宜知此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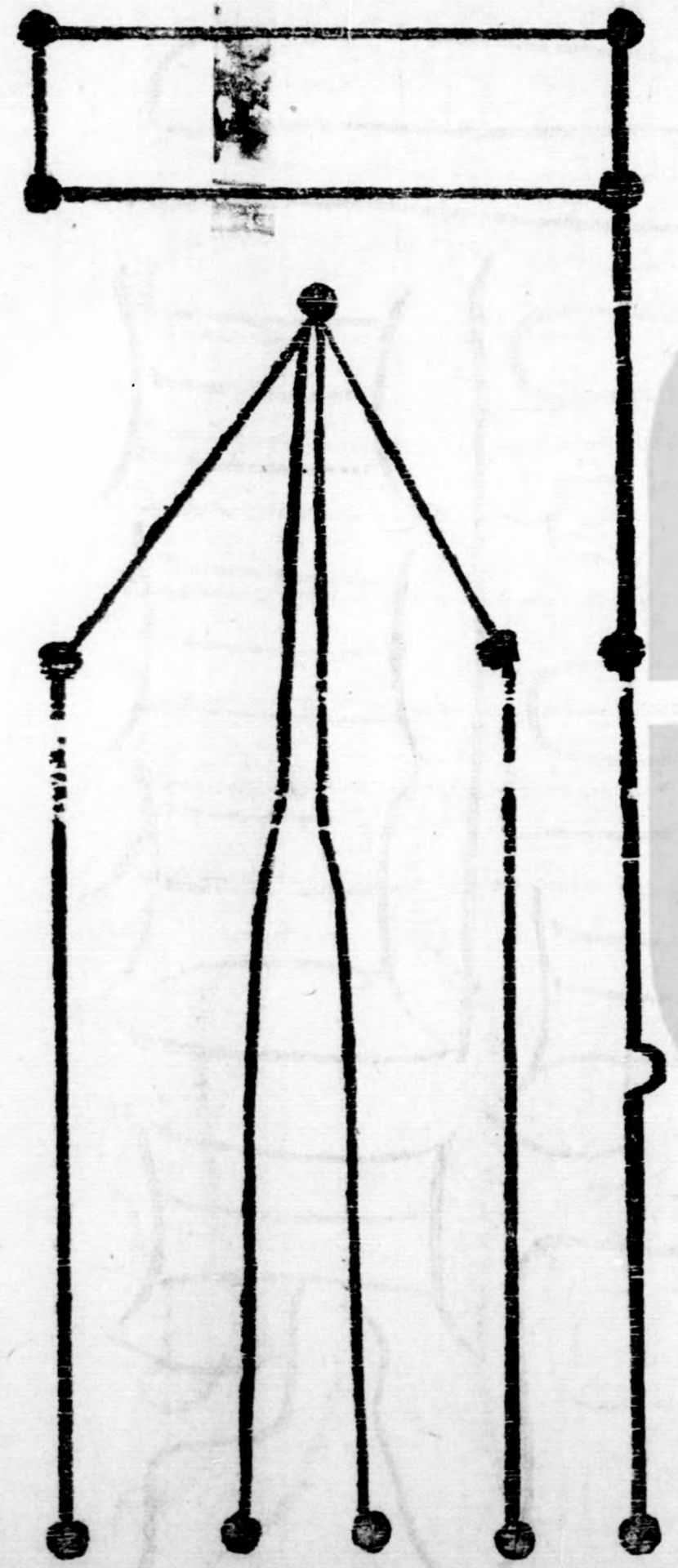
入山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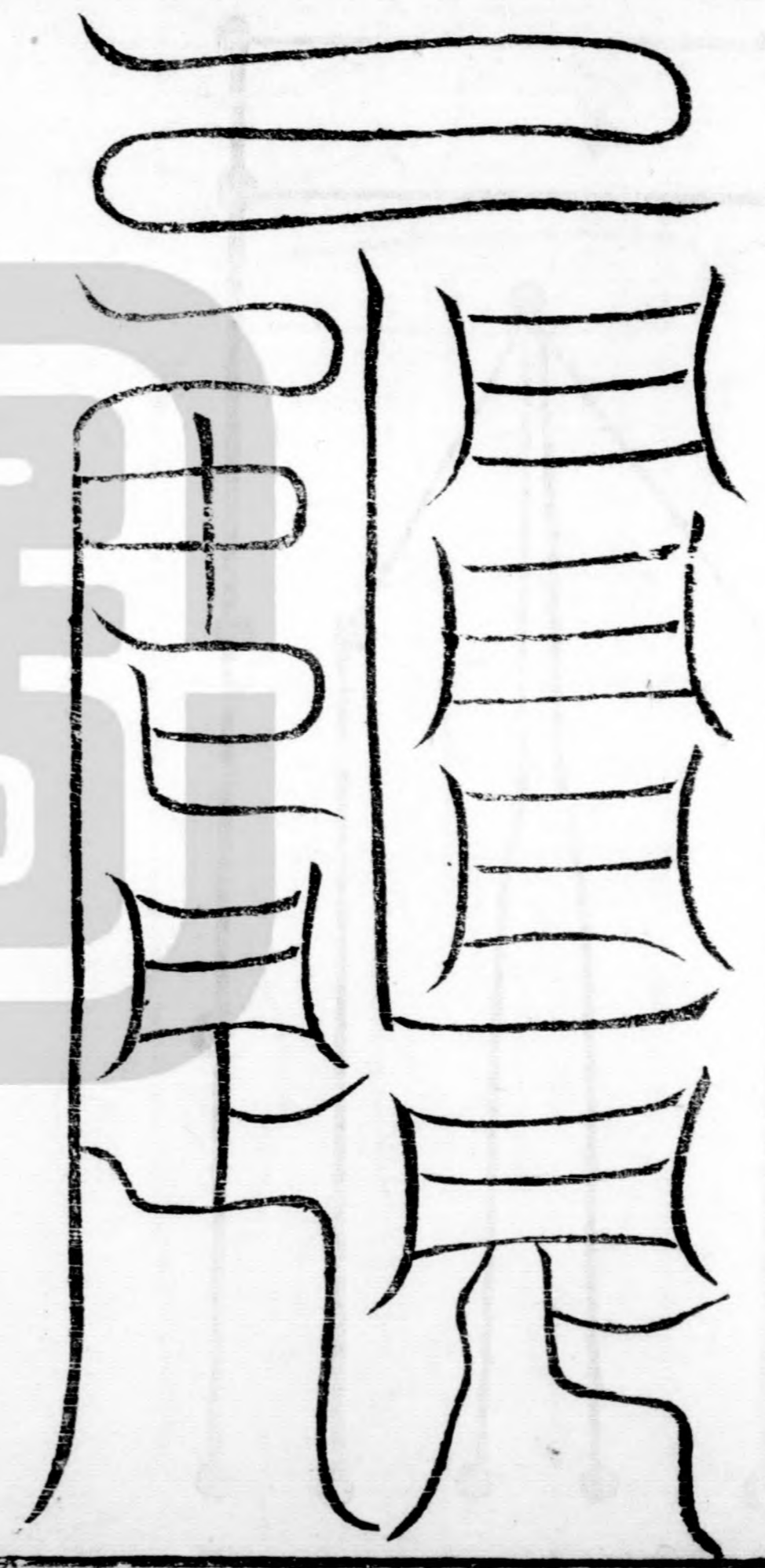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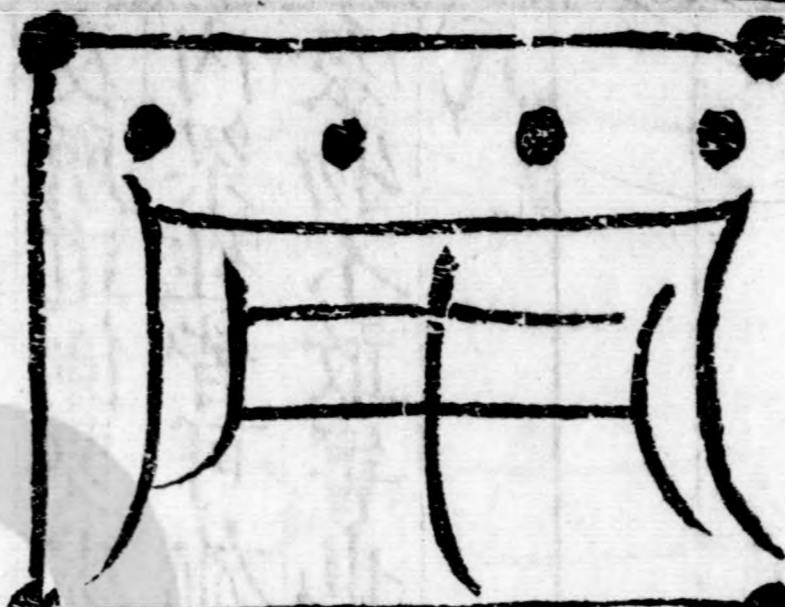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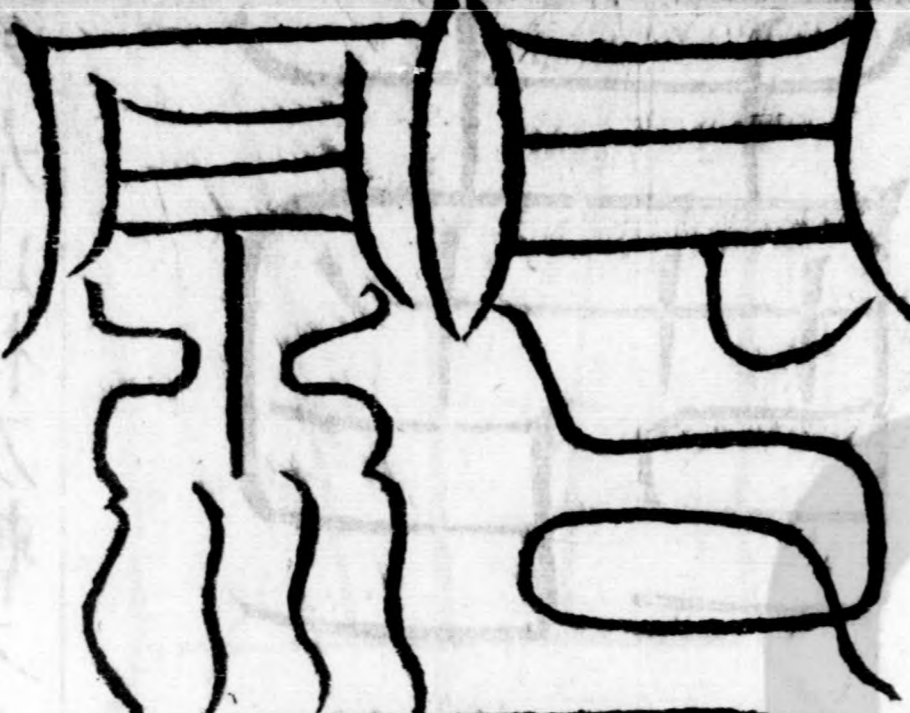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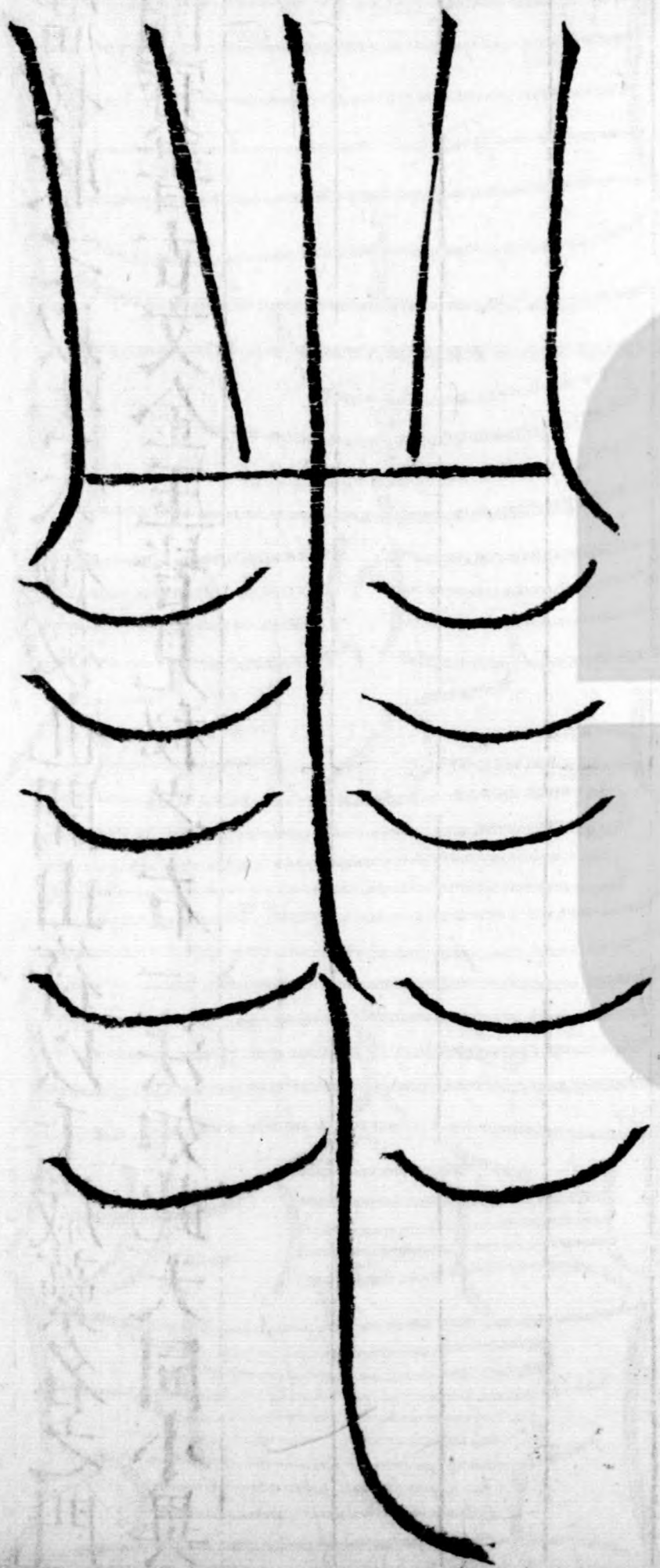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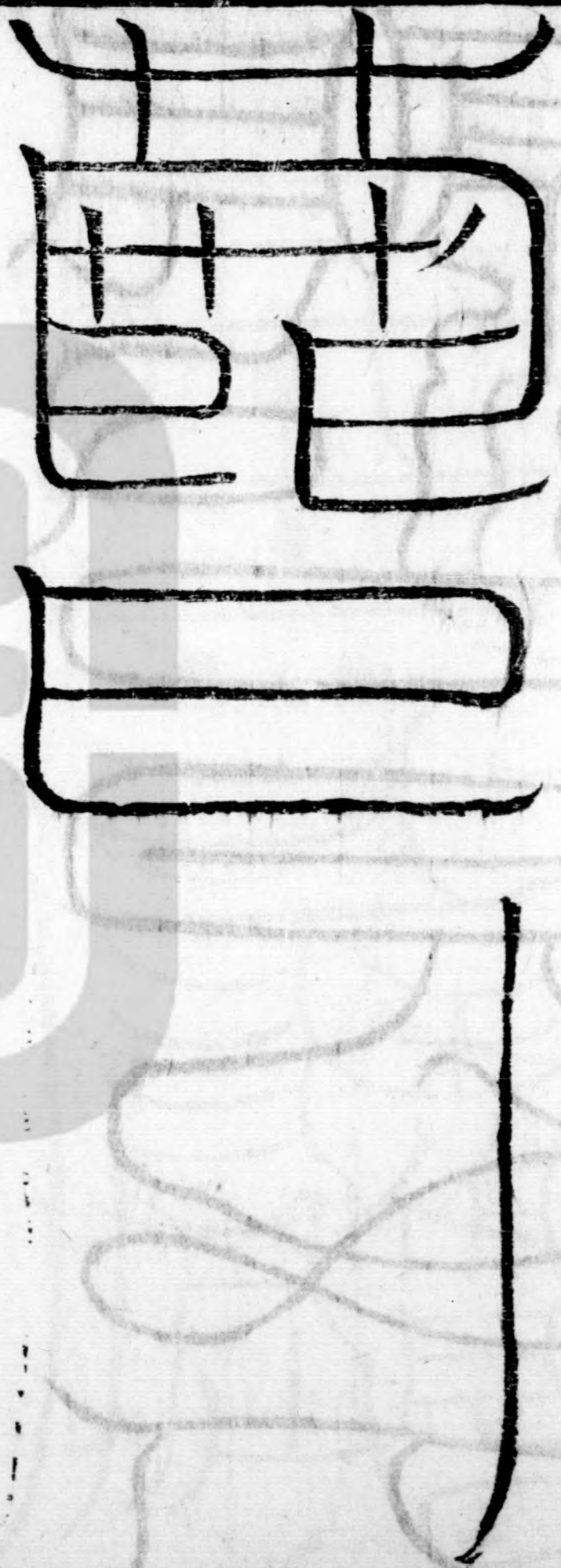
抱朴子曰上五符皆老君入山符也以丹書桃板上
 大書其文字令瀰滿板上以著門戶上及四方四隅
 及所道側要處去所住處五十步內辟山精鬼魅戶
 內梁柱皆可施安凡人居山林及暫入山皆可用卽
 衆物不敢害也三符以相連著一板上意謂爾非葛
 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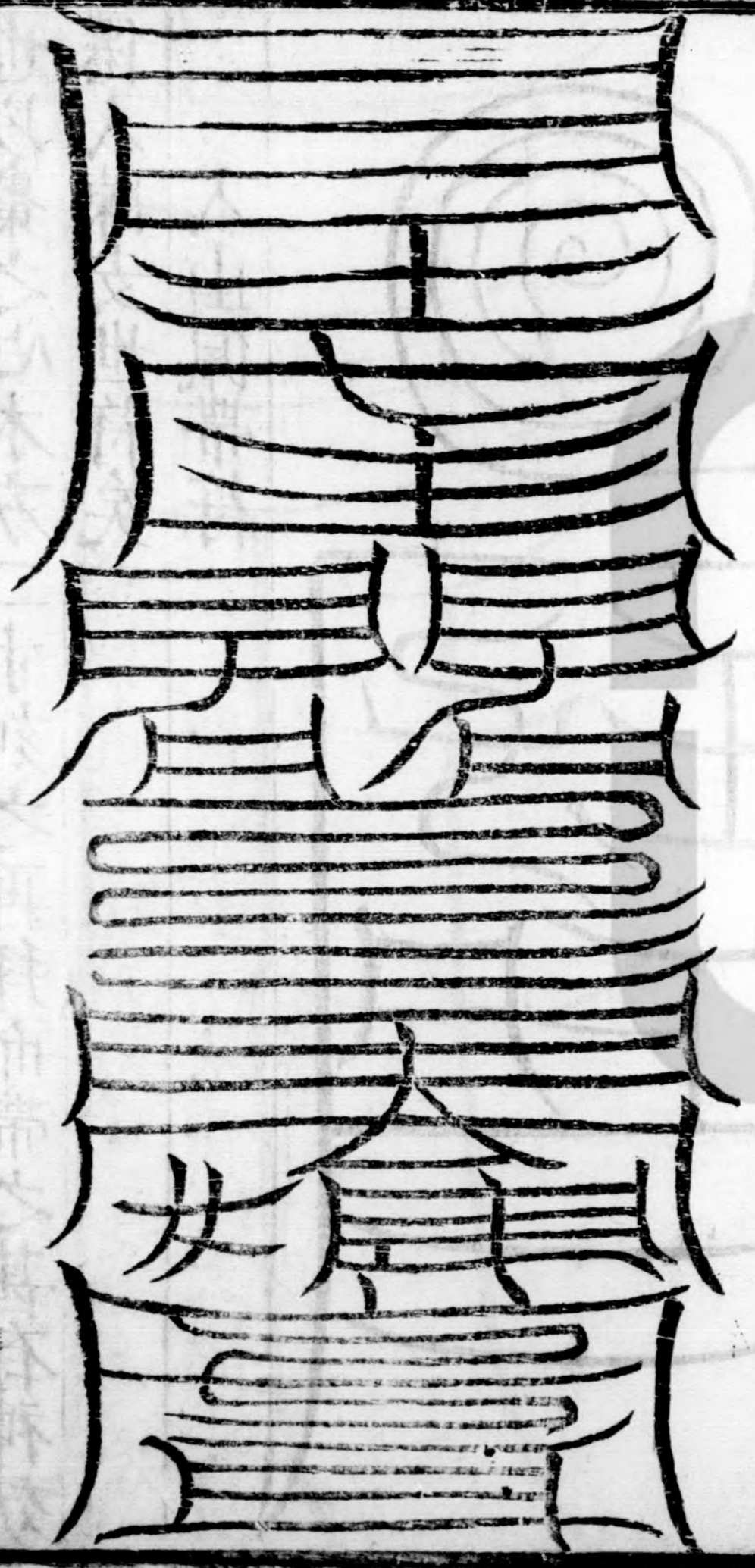





入山者宜用此册
 山林之内聚卦皆四旅也

抱朴子曰此符是老君入山符戶內梁柱皆可施凡
人居山林及暫入山皆宜用之也



抱朴子曰此是僊人陳安世所授入山辟虎狼符以
 丹書絹二符各異之常帶著所住之處各四枚移涉
 當拔收之以去大神祕也開山符以千歲藁名之門
 開寶書古文金玉皆見秘之右一法如此大同小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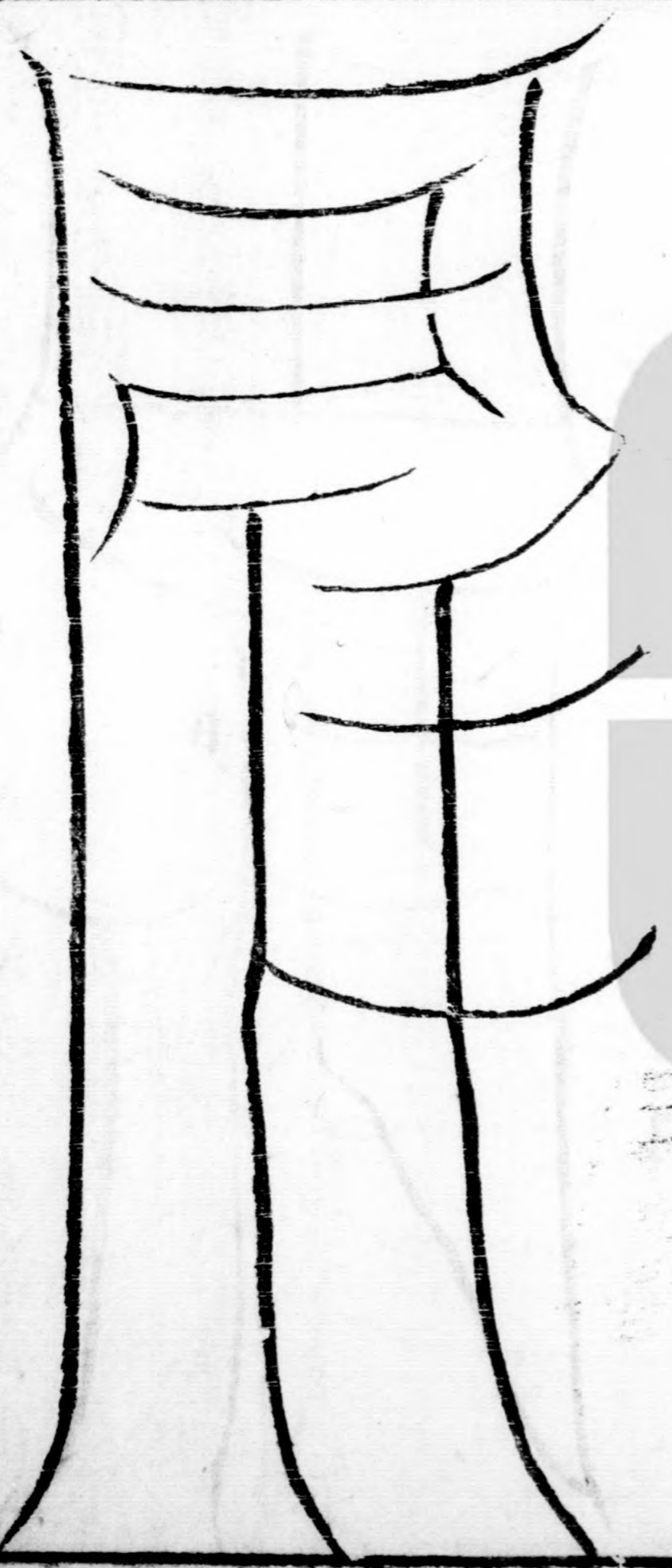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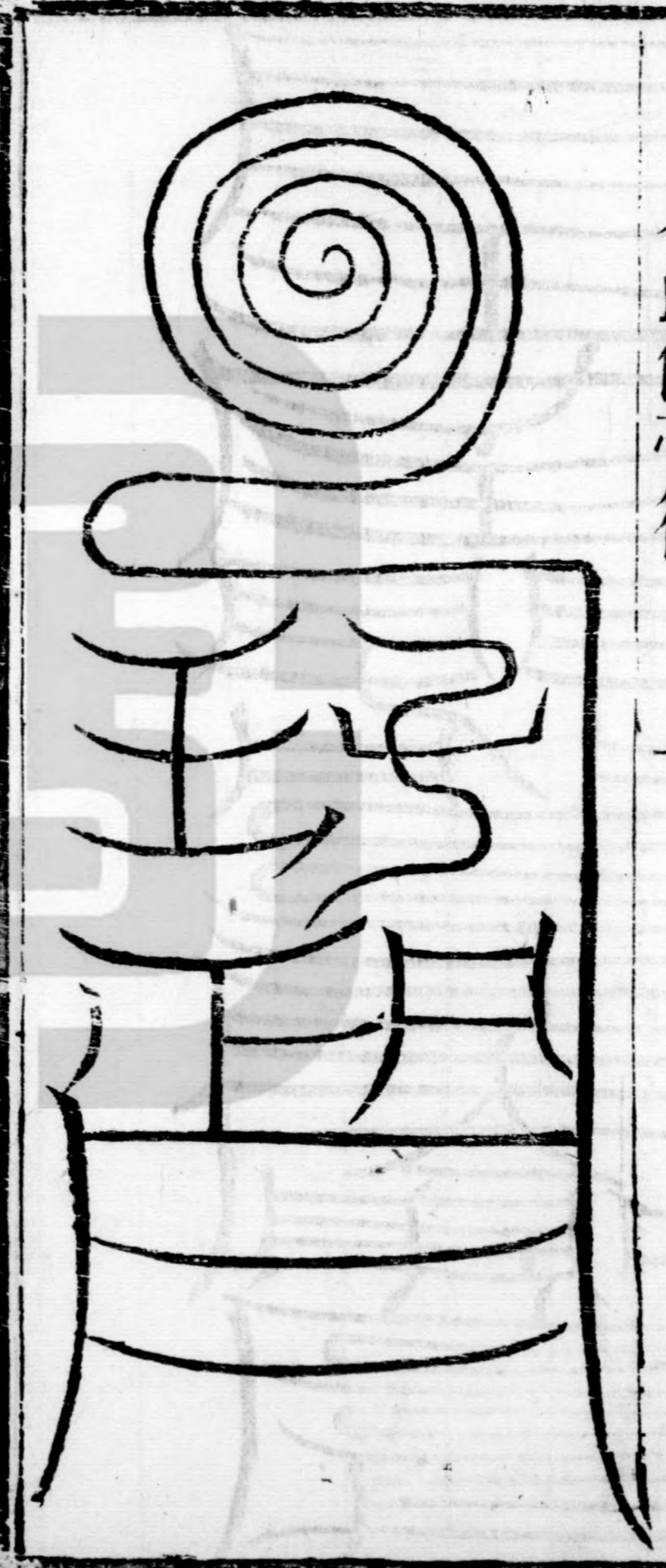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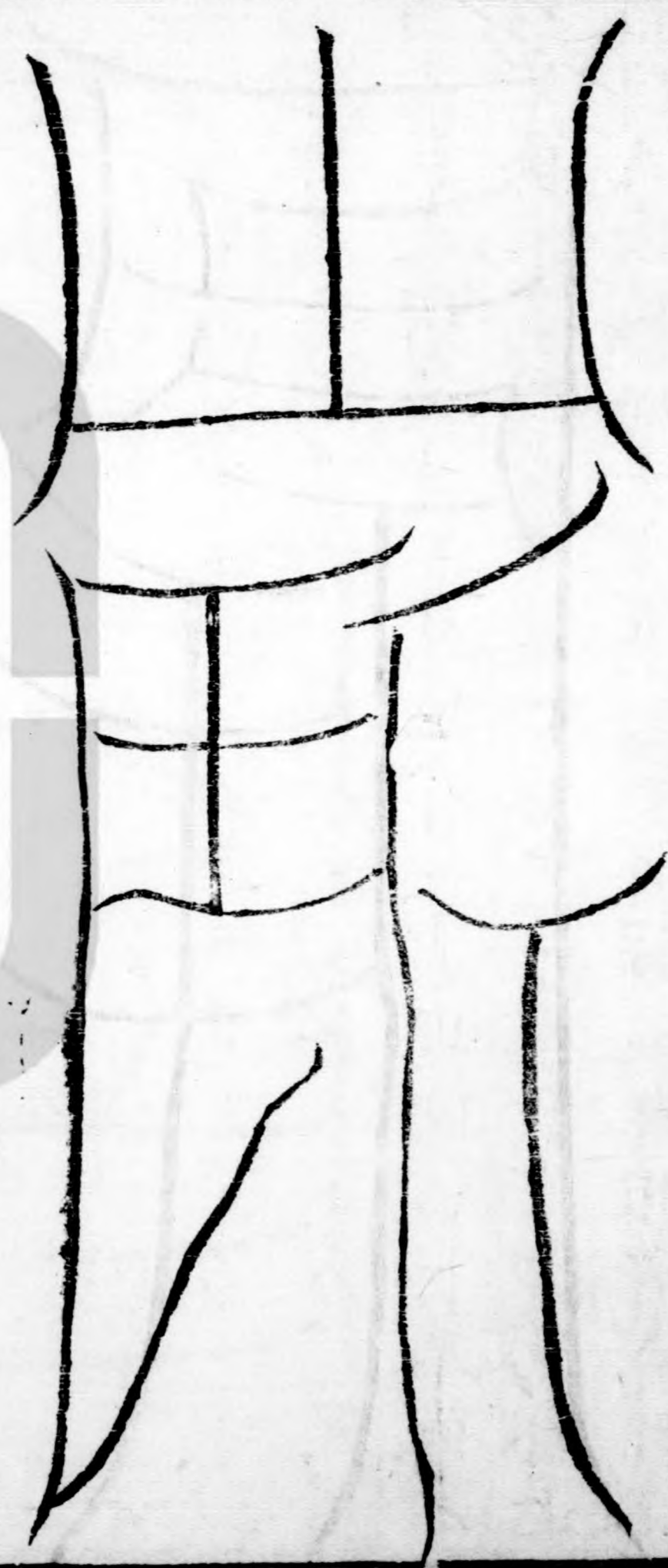
此以藥之必木也...
 外下曰...
 卷之四

抱朴子曰此符是老君所戴百鬼及蛇虺虎狼神印也
 以棗之心木方二寸刻之再拜而帶之甚有神効
 僊人陳安世符矣

入山佩帶符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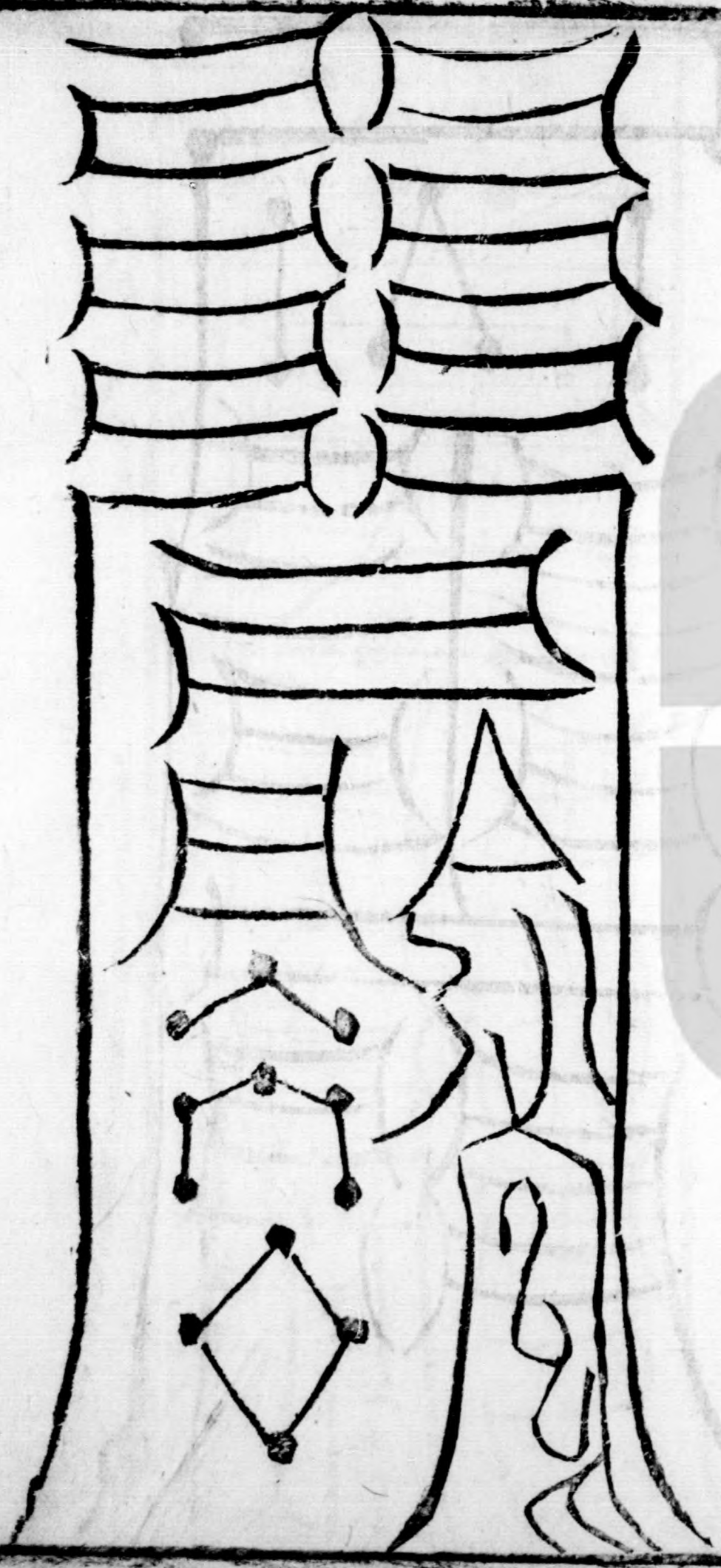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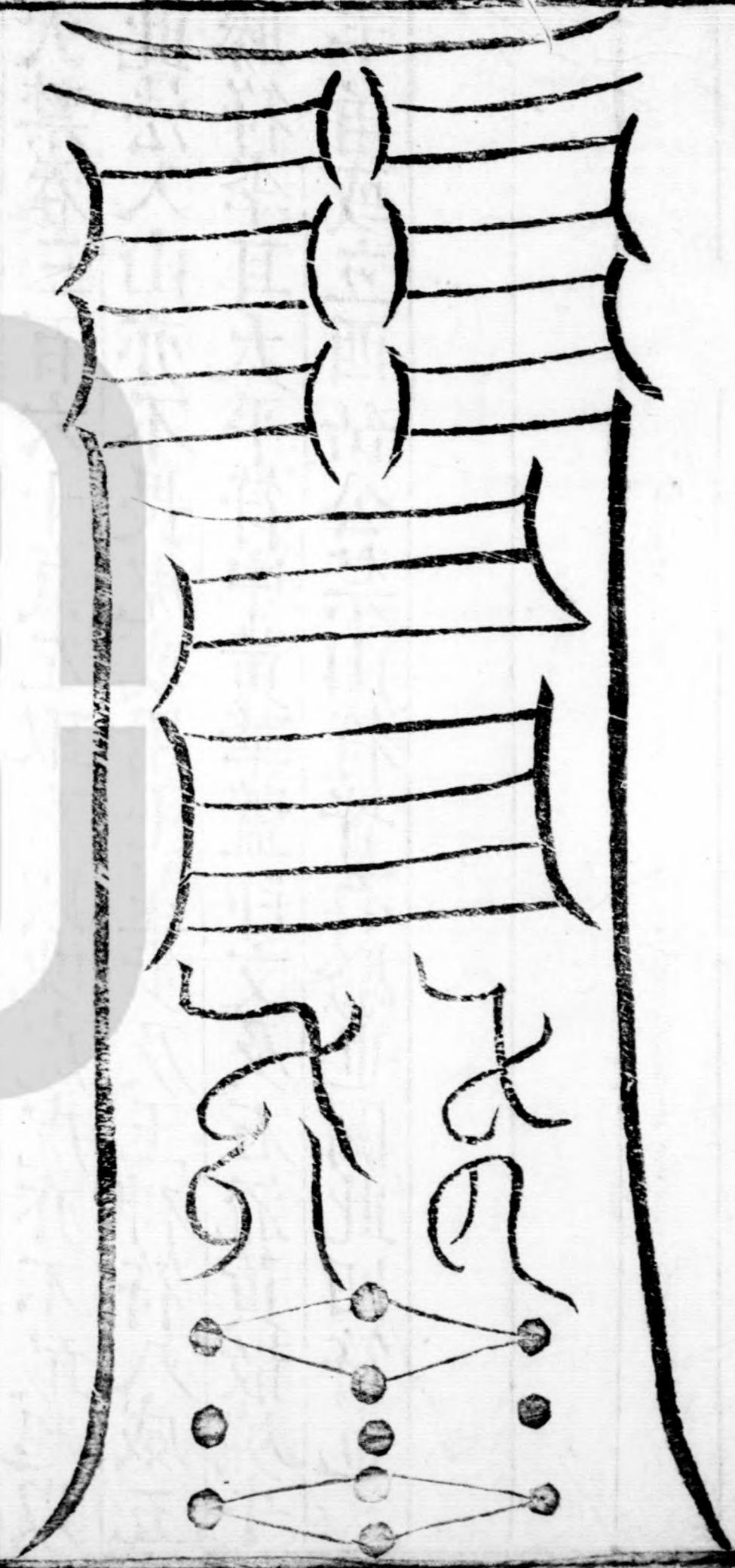
此三符無同著牛馬屋左右前後及猪欄上辟虎狼也或問曰昔聞談昌或步行水上或又居水中以何法乎抱朴子曰以葱涕和桂服如梧桐子大七九日三服至三年則能行水上也鄭君言但習閉氣至手息久久則能居水中一日許得真通天犀角三寸以上刻以為魚而啣之以入水水常為人開方三尺可得悉息水中又通天犀角有一赤理如縆自本徹末以角盛米置群雞中雞欲啄之未至數寸即驚却退故南人或名通天犀為駭雞犀以此犀角著穀積上百鳥不敢集大霧重露之夜以置中庭終不沾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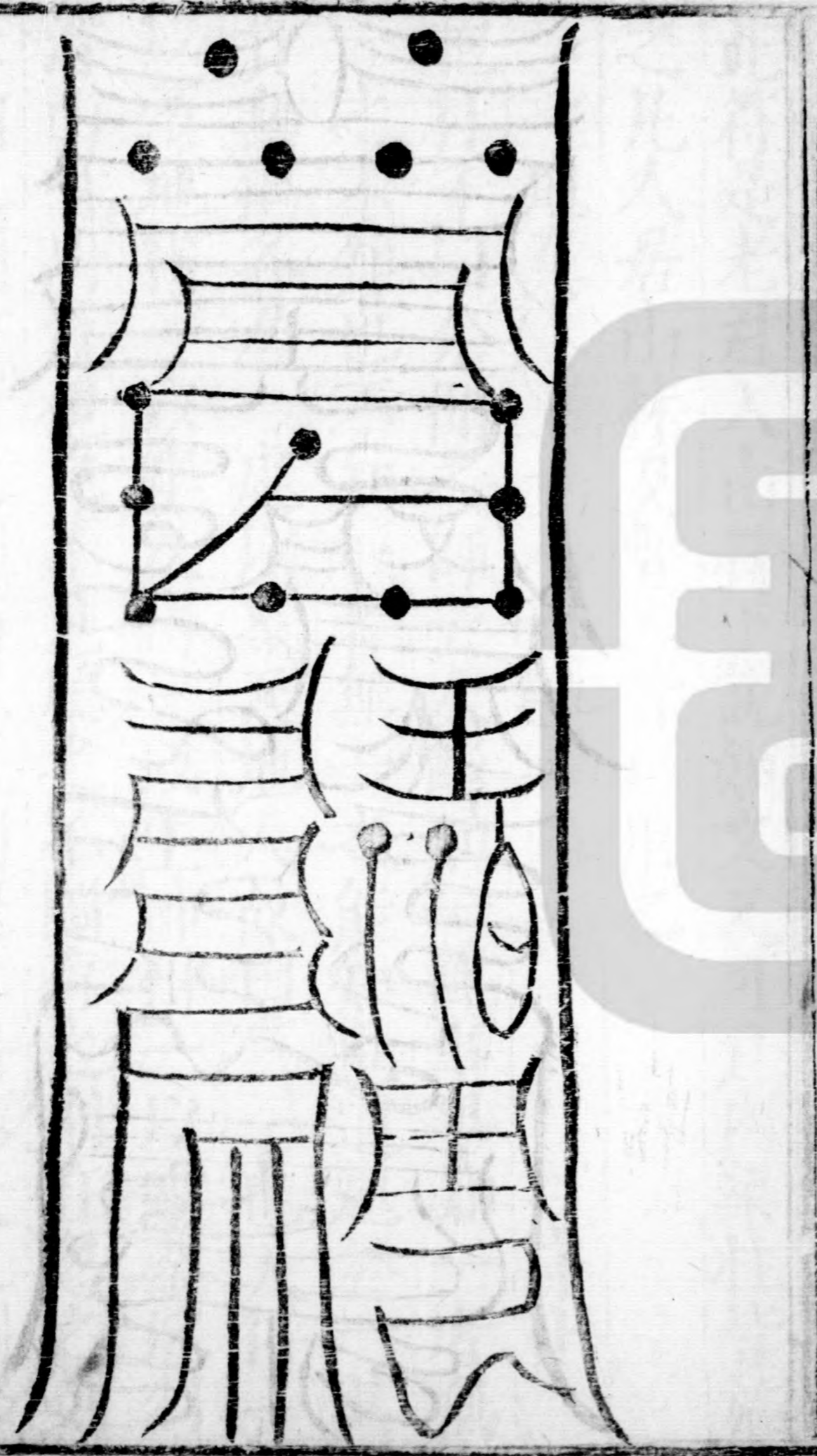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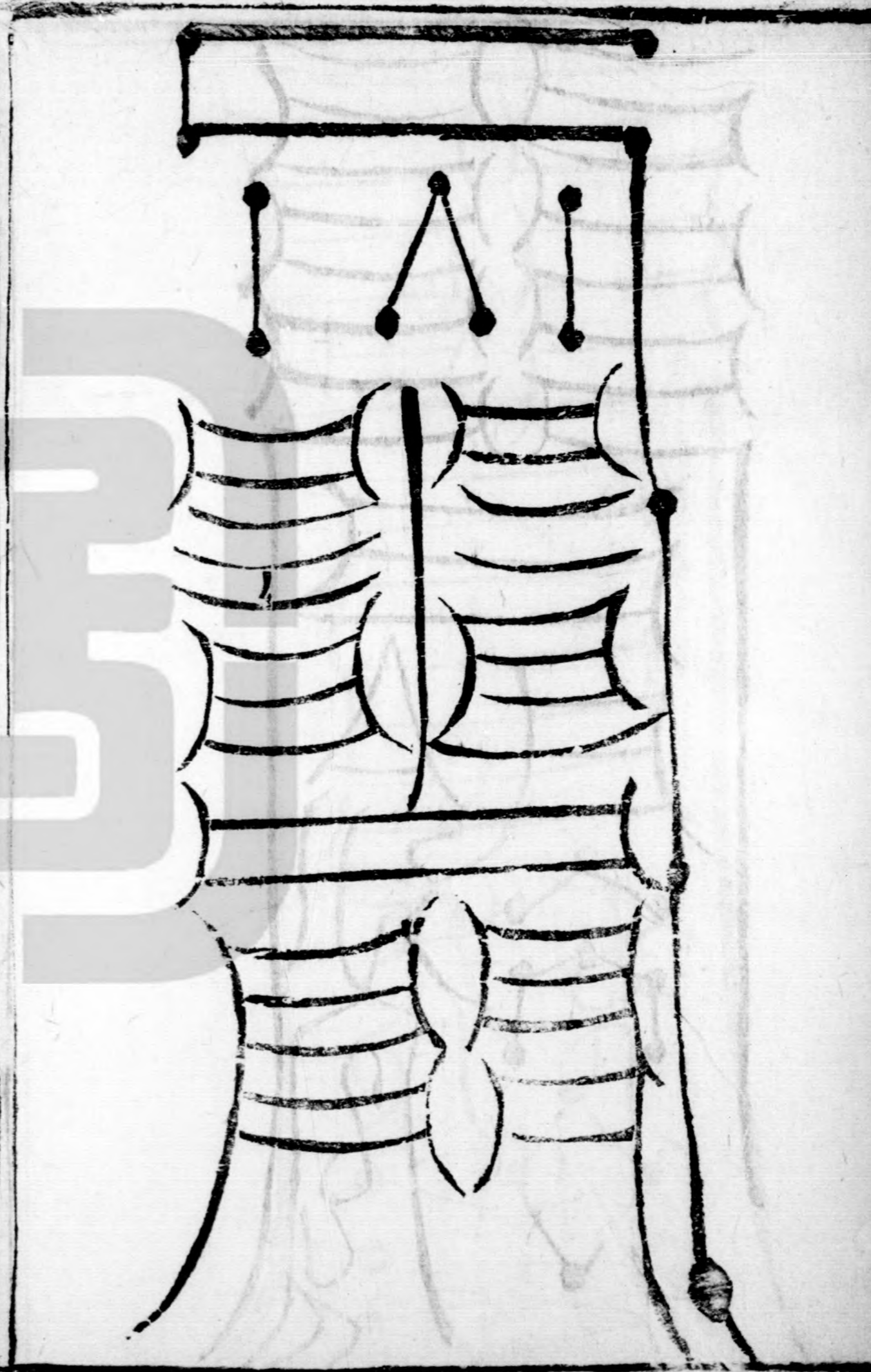
此犀獸在深山中晦冥之夕其光正赫然如炬火也以其角爲導毒藥爲湯以此道攪之皆生白沫湧起則了無復勢也以攪無毒物則無沫起也故以是知之者也若行異域有蠱毒之鄉每於他家飲食則常先以犀攪之也人有爲毒箭所中欲死以此犀文刺瘡中其瘡卽沫出而愈也通天犀所以能煞毒者其爲獸專食百草之有毒者及衆木有利棘者不妄食柔滑之草木也歲一解角於山中石間人或得之則須刻木色理形狀令如其角以代之犀不能覺後年輒更解角著其處也他犀亦辟惡解毒耳然不能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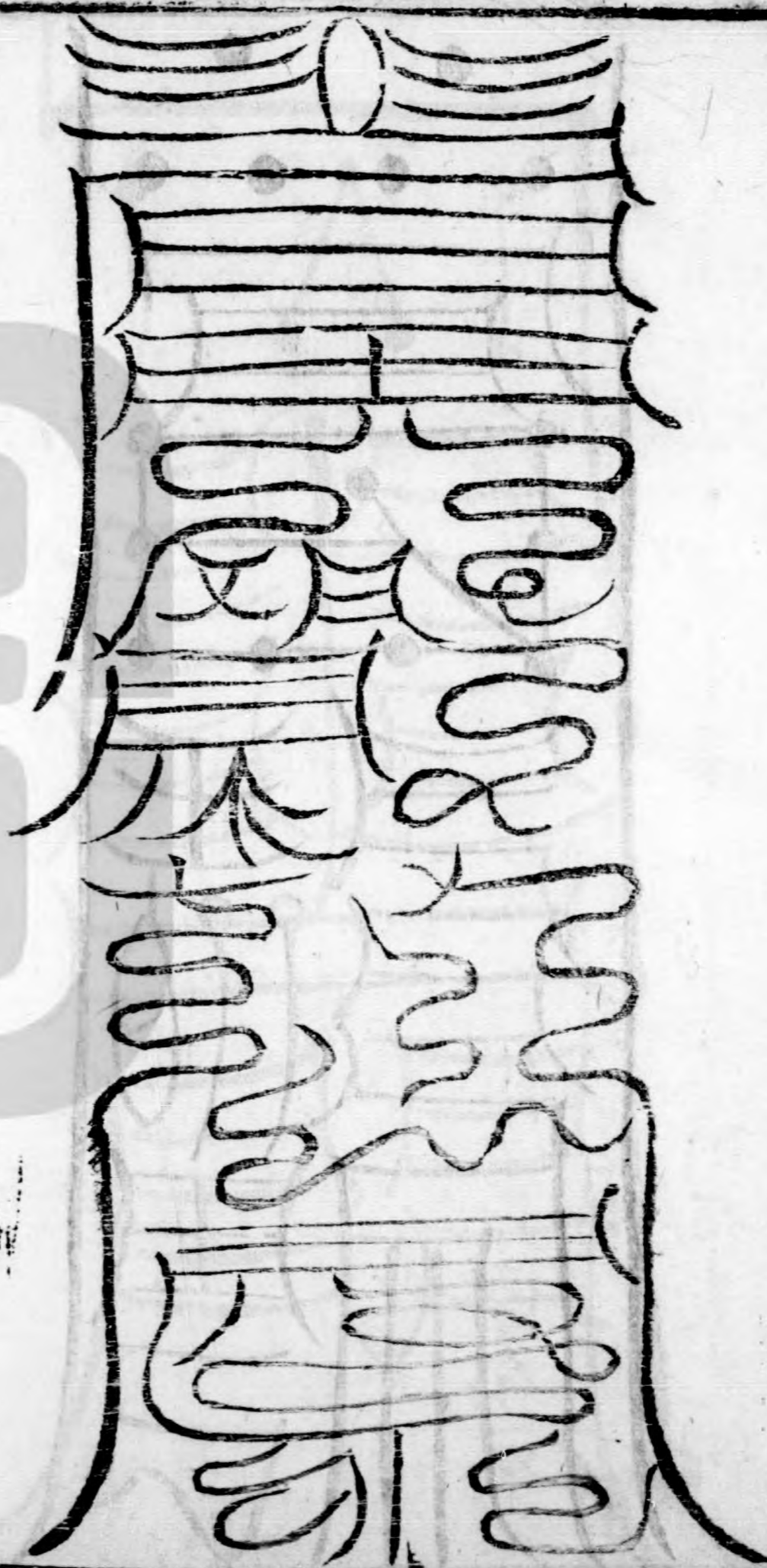
通天者之妙也或食六戊符千日或以赤斑蜘蛛及七重水馬以合馮夷水僊丸服之則亦可以居水中又以塗躐下則可以步行水上也頭垢猶足以使金鐵浮水况妙於茲乎或問爲道者多在山林山林多虎狼之害也何以辟之抱朴子曰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黃神越章之印其廣四寸其字一百二十以封泥著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則虎狼不敢近其內也行見新跡以印順印之虎卽去以印逆印之虎卽還帶此印以行山林亦不畏虎狼也不但只辟虎狼若有山川社廟血食惡神能作福禍者以印封泥斷其道路

則不復能神矣昔石頭水有大龜常在一深潭中人因名此潭為龜潭此物能作鬼魅行病於人吳有道士戴昞者偶視之以越章封泥作數百封乘舟以此封泥遍擲潭中良久有大龜徑長丈餘浮出不敢動乃格煞之而病者並愈也又有小龜浮出羅列死於渚上甚多山中卒逢虎便作三五禁虎亦即却去三五禁法當湏口傳筆不能委曲矣一法直思吾身為朱鳥令長三一作二丈而立來虎頭上因即閉氣虎即去若暮宿山中者密取頭上釵閉炁以刺白虎上則亦無所畏又法以左手持刀閉炁畫地作方祝曰恒

山之陰太山之陽盜賊不起虎狼不行城郭不完閉以金關因以刀橫旬日中白虎上亦無所畏也或用大禁吞三百六十氣左取右以叱虎虎亦不敢起以此法入山亦不畏虎或用七星步及玉神符八威五勝符李耳太平符中黃華蓋印文及石流黃散燒牛羊角或立西岳公禁山符皆有驗也關此四符也







此符是老君入山符下說如文又可戶內梁柱皆施之凡人居山林及暫入皆可用之

地真卷第十八

十九同卷

守十

志養子白
此篇論守
一之道

抱朴子曰余聞之師云人能知一萬事畢知一者無一之不知也不知一者無一之能知也道起於一其貴無偶各居一處以象天地人故曰三一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生神得一以靈金沉羽浮山峙川流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存之則在忽之則亡向之則吉背之則凶保之則遐祚罔極失之則命彫氣窮老君曰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

言一

有物一之謂也故僊經曰子欲長生守一當明思一
至饑一與之糧思一至渴一與之漿一有姓字服色
男長九分女長六分或在臍下二寸四分下丹田中
或在心下絳宮金闕中丹田也或在人兩眉間却行
一寸為明堂二寸為洞房三寸為上丹田也此乃是
道家所重世世軟血口傳其姓名耳一能成陰生陽
推步寒暑吞得一以發夏得一以長秋得一以收冬
得一以藏其大不可以六合階其小不可以毫芒比
也昔黃帝東到青丘過風山見紫府先生受三皇內
文以効召萬神南到圓隴陰建木觀百穀之所登採

黃帝與
皇人言

仙經
師言一

若乾之華飲丹嚮之水西見中黃子受九加之方過
洞庭從廣成子受自成之經北到洪隄上具茨見大
隗君黃蓋童子受神芝圖還陟王室得神丹金訣記
到峨眉山見天真皇人於玉堂請問真一之道皇人
曰子既君四海欲復求長生不亦貪乎其相覆不可
具說粗舉一隅耳夫長生僊方則唯有金丹守形却
惡則獨有真一故古人尤重也僊經曰九轉丹金液
經守一訣皆在崑崙五城之內藏以玉函刻以金札
封以紫泥印以中章焉吾聞之於先師曰一在北極
大淵之中前有明堂後有絳宮巍巍華蓋金樓穹窿

抱朴子

卷之四

三十五

左罡右魁激波揚空玄芝被崖朱草蒙瓏白玉嵯峨
日月垂光歷火過水經玄涉黃城闕交錯帷帳琳琅
龍虎列衛神人在傍不施不與一安其所不遲不疾
一安其室能服能豫一乃不去守一存真乃能通神
少欲約食一乃留息白刃臨頸思一得生知一不難
難在於終守之不失可以無窮陸辟惡獸水却蛟龍
不畏魍魎挾毒之虫鬼不敢近刃不敢中此貞一之
大畧也抱朴子曰吾聞之於師云道術諸經所思存
念作可以却惡防身者乃有數千法如含影藏形及
守形無生九變十二化二十四生等思見身中諸神

內視令見之法不可勝計亦各有効也然或乃思作
數千物以自衛率多煩難足以大勞人意若知守一
之道則一切除棄此輩故曰能知一則萬事畢者也
受真一口訣皆有明文軟白牲之血以王相之日受
之以白絹白銀為約剋金契而分之輕說妄傳其神
不行也人能守一一亦守人所以白刃無所措其銳
百害無所容其凶居敗能成在危獨安也若在鬼廟
之中山林之下大疫之地塚墓之間虎狼之藪蛇虺
之處守一不急衆惡遠避若忽隅忘守一而為百鬼
所害或卧而魘者即出中庭視輔星握固守一鬼即

抱朴子又言玄一分身之法

去矣若夫陰雨者但止室中向北思見輔星而已若
 為兵寇所圍無復生地急入六甲陰中伏而守一則
 五岳不能犯之也能守一者行萬里入軍旅涉大川
 不須卜日擇時起工移徙入新屋舍皆不復按堪輿
 星歷而不避太陰將軍月建煞耗之神年命之忌終
 不復懼殃咎也先賢歷試有驗之道也抱朴子曰玄
 一之道亦要法也無所不辟與貞一同功吾內篇第
 一名之為暢玄者正以此也守玄一復易於守貞一
 貞一有姓字長短服色曰玄一但此見之初求之於
 日中所謂知白守黑欲死不得者也然先當百日潔

左君勳子葛仙公以玄一分身之法

齋乃可候求得之耳亦不過三四日得之得之守之
 則不復去矣守玄一并思其身分為三人三人已見
 又轉益之可至數十人皆如已身隱之顯之皆自有
 口訣此所謂分形之道左君及薊子訓葛僊公所以
 能一日至數十處及有客座上一主人與客語門
 中又有一主人迎客而水側又有一主投釣賓不能
 別何者為真主人也師言守一兼脩明鏡其鏡道成
 則能分形為數十人衣服面貌皆如一也抱朴子曰
 師言欲長生勤服大藥欲得通神當金水分形形分
 則自見其身中三魂七魄而天靈地祇皆可接見山

抱朴子復
言思神守
一絕之割
嗜欲以固
氣血

抱朴子
卷之四
三十一
川之神皆可使役也抱朴子曰生可惜也死可畏也
然長生養性辟死者亦未有不始於勤而終成於久
視也道成之後略無所爲也未成之間無不爲也採
掘草木之藥劬勞山澤之中煎餌治作皆用筋力登
危涉險夙夜不怠非有至志不能久也及欲金丹成
而昇天然其大藥物皆用錢直不可卒辦當復由於
耕牧商販以索資累年積勤然後可合及於合作之
日當復齋潔清淨斷絕人事有諸不易而當復加之
以思神守一却惡衛身常如人君之治國戎將之待
敵乃可爲得長生之功也以聰明大智任經世濟俗

之器而修此事乃可必得耳淺近庸人雖有志好不
能克終矣故一人之身一國之象也膏腹之位猶宮
室也四肢之列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官也神猶
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故知治身則能治國也夫
愛其民所以安其國養其氣所以全其身民散則國
亡氣竭卽身死死者不可生也亡者不可存也是以
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醫之於無事之前不
追之於旣逝之後民難養而易危也氣難清而易濁
也故審威德所以保社稷割嗜慾所以固血氣然後
貞一存焉三七守焉百害却焉年命延矣抱朴子曰

師言服金丹大藥雖未去世百邪不近也若但服草木及小餌八石適可令疾除命益耳不足以禳外來之禍也或為鬼所冒犯或為大山神之所輕凌或為精魅所侵犯唯有守貞一可以一切不畏此輩也次則有帶神符若了不知此二事以求長生危矣哉四門而閉其三焉盜猶得入况盡開者邪

遐覽卷第十九

或曰鄙人面牆拘繫儒教獨知有五經三史百氏之言及浮華之詩賦無益之短文盡思守此既有年矣既生值多難之運亂靡有定干戈戚揚藝文不貴徒

志卷于白
此篇述其
師鄭君所
授方書符
篆之屬

消二天苦意極思攻微索隱竟不能祿在其中免此壘畝又有損於精思無益於年命二毛告暮素志衰頽正欲反迷以尋生道倉卒罔極無所趨向若涉大川不知攸濟先生既窮觀墳典又兼綜竒秘不審道書凡有幾卷願告篇目抱朴子曰余亦與子同斯疾者也昔者幸遇名師鄭君但恨子弟不慧不足以鑽至堅極彌高耳于時雖充門人之洒掃既才識短淺又年尚少壯意思不專俗情未盡不能大有所得以為巨恨耳鄭君時年出八十先髮鬢斑白數年間又黑顏色豐悅能引強弩射百步步行日數百里飲酒

二斗不醉每上山體力輕便登危越險年少追之多
所不及飲食與凡人不同不見其絕穀余問先隨之
弟子黃章言鄭君嘗從豫章還於掘溝浦中連值大
風又聞前多劫賊同侶攀留鄭君以酒後伴人人皆
以糧少鄭君推米以卹諸人且不復食五十日亦不
饑又不見其所施爲不知以何事也火下細書過少
年人性解音律善鼓琴閑坐侍坐數人口答諮問言
不輟響而耳並聰聽左右操絃者教遣長短無毫釐
差過也余晚充鄭君門人請見方書告余曰要道不
過尺素上足以度世不用多也然博涉之後遠勝於

不見矣既悟人意又可得淺近之術以防初學未成
者諸患也乃先以道家訓教戒書不要者近百卷稍
稍示余余亦多所先見先見者頗以其中疑事諮問
之鄭君言君有甄事之才可教也然君所知者雖多
未精又意在於外學不能專一未中以經深涉遠耳
今自當以佳書相示也又許漸得短書縑素所寫者
積年之中合集所見當出二百許卷終不可得也他
弟子皆親僕使之役採薪耕田唯余尪羸不堪他勞
然無以自効常親掃除拂拭牀几磨墨執燭及與鄭
君繕寫故書而已見待余同於先進者語余曰雜道

書卷卷有佳事但當校其精粗而擇所施行不盡事
諳誦以妨日月而勞意思耳若金丹一成則此輩一
切不用也亦或當有所教授宜得本末先從淺始以
勸進學者無所希准階由也鄭君亦不肯先令人寫
其書皆當訣其意雖久借之然莫有敢盜寫一字者
也鄭君本大儒士也晚而好道由以禮記尚書教授
不絕其體望高亮風格方整接見之者皆肅然每有
諮問常待其溫顏不敢輕銳也書在余處者久或一
月足以大有所寫以不敢竊寫者政以鄭君聰敏難
近知之失其意則更以小喪大也然於求受之初復

所不敢爲斟酌時有所請耳是以徒知飲河而不得
滿腹然弟子五十餘人唯余見受金丹之經及三皇
內文枕中五行記其餘人乃有不得一觀此書之首
題者矣他書雖不具得皆疏其名今將爲子說之後
生好書者可以廣索也道經有三皇內文天地人三
卷元文上中下三卷混成經二卷玄錄二卷九生經
二十四生經九僊經靈十僊經十二化經九變經老
君玉曆真經墨子枕中五行記五卷溫寶經息民經
自然經陰陽經養生書一百五卷太平經五十卷九
敬一作都經甲乙經一百七十卷青龍經中黃經太清

經通明經按摩經導引經十卷元陽子經玄女經素
女經彭祖經陳敖經子都經張虛經天門子經容成
經入山經內寶經四規經明鏡經日月臨鏡經五言
經柱中經靈寶皇子心經龍躡經正機經平衡經飛
龜振經鹿盧躡經蹈形記守形圖坐七圖觀卧引圖
含景圖觀天圖木芝圖茵芝圖內芝圖石芝圖大魄
雜芝圖五嶽經五卷隱守記東井圖虛元經牽牛中
經玉彌記臘成記六安記平都記定心記龜文經山
陽記玉策記八史圖八寶經左右契玉曆經昇天儀
九竒經更生經四衿經十卷食日月精經食六氣經

丹一經胎息經行氣治病經勝中經十卷百守攝提

經丹壺

一作臺

經岷山經魏伯陽內經日月厨食經步

三罡六紀經入軍經六陰玉女經四君要用經金鴈

經三十六水經白虎七變經道家地行僊經黃白要

經八公黃白經天師神器

一作氣

經枕中黃白經五卷

曰子

白一作帛

變化經移災經壓禍經中黃經文人經消

子天地人經崔文子肘後

一作時候

經神光

一作仙

占方來

經水仙經尸解經中遁經李君包元經黃庭經淵體

經大素經華蓋經行厨經微言三卷內視經文始先

生經曆藏延年經南闕記協龍子記

闕一作關

七卷九宮

五卷三五中經宣常經節解經鄒陽子經玄洞經十
 卷玄示經十卷箕山經十卷鹿臺經小僮經河洛內
 記七卷舉形道一作通成經五卷道機經五卷見鬼記
 無極經宮氏經真人玉胎經道根經候命圖反胎胞
 經枕中清記幼化經詢化經金華山經鳳網經召命
 經保神記鬼谷經凌霄子安神記去丘子黃山公記
 王子五行要貞經小餌經鴻寶經鄒生延命經安魂
 記皇道經九陰經雜集書錄銀函玉匱記金板經黃
 老僊錄原都經玄元經日精經渾成經三尸集呼身
 神治百病經收山鬼老魅治邪精經三卷入五毒中

記休糧經三卷採神藥治作秘法三卷登山渡江
 海勅地神法三卷趙大白囊中要五卷入溫氣疫病
 太禁七卷收治百鬼召五岳丞太山主者記三卷興
 利宮宅宮舍法五卷斷虎狼禁山林記召百里虫蛇
 記萬畢高丘先生法三卷王喬養性治身經三卷服
 食禁忌經立功益筭經道士奪筭律三卷移門子記
 鬼丘法立二術練形記五卷却公道要角里先生長
 生集少君道意十卷樊英石壁文三卷思靈經三卷
 龍首經荆山記孔安僊淵赤斧子大覽七卷董君地
 僊却老要記李先生口訣肘後二卷凡有不言卷數

者皆一卷也其次有諸符則有自來符金光符太玄符三卷通天符五精符石室符玉策符枕中符小童符九靈符六君符玄都符黃帝符少千三十六將軍符延命神符天水神符四十九貞符天水符青龍符白虎符朱雀符玄武符朱胎符七機符九天發兵符九天符老經七符大捍厄符玄子符武孝經燕君龍虎三囊辟兵符包元符沈羲符禹躄符消災符八卦符監乾符雷電符萬畢符八威五勝符威喜符巨勝符採女符玄精符玉曆符北臺符陰陽大鎮符枕中符治百病符十卷厭惟符十卷壺公符二十卷九臺

符九卷六甲通靈符十卷六陰行厨龍胎石室三金五木防終符合五百卷軍火召治符玉斧符十卷此皆大符也其餘小小不可具記抱朴子曰鄭君言符出於老君皆天文也老君能通於神明符皆神明所授令人用之少驗者由於出來歷久傳寫之多誤故也又信心不篤施用之亦不行又譬之於書字則符誤者不但無益將能有害也書字人知之猶尚寫之多誤故諺曰書三寫魚成魯虛成虎此之謂也七與士但以鋸勾長短之間為異耳然今符上字不可讀誤不可覺故莫知其不定也世間又有受體使術用

符獨効者也亦如人有使麝香便能芳者自然不可得傳也雖爾必得不誤之符正心用之但當不及貞體使之者速効耳皆自有益也凡為道士求長生志在藥中耳符劔可以却鬼辟邪而已諸大符乃云行用之可以得僊者亦不可專據也昔吳世有介象者能讀符文知誤之與否有人試取治百病雜符及諸厭効符去其籤題以示象皆一一據名之其有誤者便為人定之自是以來莫有能知者也或問僊藥之大者莫先於金丹既聞命矣敢問符書之屬不審最神乎抱朴子曰余聞鄭君言道書之重者莫過於三

此言道書
所重三皇
文五岳真
形圖

此言帛仲
理得之于
山中

皇文五岳真形圖也古人僊官至人尊秘此道非有僊名者不可授也受之四十年一傳傳之軟血而盟委質為約諸名山五岳皆有此書但藏之於石室幽隱之地應得道者入山精誠思之則山神自開山令人見之如帛仲理者於山中得之自立壇委綰常畫一本而去也有此書常置清潔之處每有所為必先白之如奉君父其經曰家有三皇文辟邪惡鬼温疫氣橫殃飛禍若有因病垂死其信道心至者以此書與持之必不死也其乳婦難艱絕氣者持之兒即生矣道士欲求長生持此書入山辟虎狼山精五毒毋百

邪皆不敢近人。可以涉江海，却蛟龍，止風波，得其法，可以變化，起工不問地，擇日家無殃咎。若欲立新宅，及塚墓，卽寫地皇文數十通，以布著地，明日視之，有黃色所著者，便於其上起工。家必富昌。又因他人葬時，寫人皇文并書己姓名，著紙裏，竊內人家中，勿令人知之。令人無飛禍盜賊也。有謀議己者，必反自中。復又此文先潔齋百日，乃可以召天神司命及太歲。日遊五岳四瀆社廟之神，皆見形如人，可問以吉凶安危及病者之禍祟所由也。又有十八字以著衣中，遠涉江海終無風波之慮也。又家有五岳真形圖能

此言大者
有墨子五
行記

辟兵凶逆人害之者，皆還反受其殃。道士時有得之者，若不能行仁義慈心而不精不正，卽禍至滅家，不可輕也。其變化之術大者，唯有墨子五行記本有五卷。昔劉君安未僊去時，抄取其要，以爲一卷。其法用藥用符，乃能令人飛行上下，隱淪無方。含笑卽爲婦人，蹙面卽爲老翁，踞地卽爲小兒，執杖卽成林木，種物卽生瓜果，可食畫地爲河，撮壤成山，坐致行厨，興雲起火，無所不作也。其次有玉女隱微一卷，亦化形爲飛禽走獸及金木玉石，與雲致方百里，雪亦如之。渡大水不用舟梁，分形爲千人，因風高飛出入無間。

此言次者
有玉女隱
微

又其次有
白虎七變
法

能吐氣七色坐見八極及地下之物放光萬丈冥室
自明亦大術也然當步諸星數十曲折難識少能詣
之其淮南鴻室萬畢皆無及此書者也又有白虎七
變法取三月三日所殺白虎頭皮生駝血虎血紫綬
履組流萍以三月三日合種之初生草似胡有實即
取此實種之一生輒一異凡七種之則用其實合之
亦可以移形易貌飛沉在意與墨子及玉女隱微略
同過此不足論也遐覽者欲令好道者知異書之名
目也鄭君不徒明五經知僊道而已兼綜九宮三奇
推步天文河洛識記莫不精研太安元年知季世之
亂江南將鼎沸乃負笈持僊藥之撲將入室弟子東
投霍山莫知所在焉

祛惑卷第二十

附別

守十一

志卷子曰
此篇教人
祛惑所謂
惑者惑惑
於古強茶
誣項曼都
白和之流
也

抱朴子曰凡探明珠不於合浦之淵不得驪龍之夜
光也採美玉不於荆山之岫不得連城之尺璧也承
師問道不得其人委去則遲遲冀於有獲守之則終
已竟無所成虛費事妨功後雖痛悔亦不及已世間
淺近之事猶不可坐知况神僊之事乎雖聖雖明莫
由自曉非可以歷思得也非可以觸類求也誠須所
師必深必博猶涉滄海而掇水造長林而伐木獨以

力劣爲患豈以物少爲憂哉夫虎豹之所餘乃狸鼠之所爭也陶朱之所棄乃原顏之所無也所從學者不得遠識淵潭之門而值孤陋寡聞之人彼所知素狹源短流促倒裝與人則靳靳不捨分損以授則淺薄無竒其所寶秘已不精若復料其粗者以教人亦安能有所成乎譬如假穀於夷齊之門告寒於黔婁之家所得者不過橡栗緼褐必無大牢之饌錦衣狐裘矣或有守事庸師終不覺悟或有幸值知者不能勤求此失之於不覺不可追者也知人之淺深實復未易古人之難誠有以也白石似玉奸佞似賢賢者

愈自隱蔽有而如無奸人愈自銜沽虛而類實非至明者何以分之彼之守求庸師而不去者非知其無知而故不止也誠以爲足事故也見達人而不能奉之者非知其實深而不能請之也誠以爲無異也夫能知要道者無欲於物也不徇世譽也亦何肯自標顯於流俗哉而淺薄之徒率多誇誕自稱說以厲色希聲飾其虛妄足以眩惑晚學而敢爲大言乃云已登名山見僊人倉卒聞之不能清澄檢校之者鮮覺其僞也余昔數見雜散道士輩走貴人之門專令從者作爲空名云其已四五百歲矣人適問之年紀佯

不聞也含笑俯仰云八九十頃史自言我曾在華陰山斷穀五十年復於嵩山少室四十年復在泰山六十年復與某人在箕山五十年爲同人遍說所歷正爾欲令人計合之已數百歲人也於是彼好之家莫不烟起霧合輻輳其門矣又術士或有偶受體自然見鬼神頗能內占知人將來及已過之事而實不能有禍福之損益也譬如著龜耳凡人見其小驗便呼爲神人謂之必無所不知不爾者或長於符水禁祝之法治邪有效而未必曉於不死之道也或修行雜術能見鬼惟無益於年命問之以金丹之道則率皆

此言
舌強

不知也因此細驗之多行欺誑世人以收財利無所不爲矣此等與彼穿窬之盜異途而同歸者也夫託之於空言不如著之於行事之有徵也將爲晚覺後學說其比故可徵之僞物焉昔有古強者服草木之方又頗行容成玄素之法年八十許尚聰明不大羸老時人便謂之爲僊人或謂之千載翁者揚州稽使君聞而試迎之於宜都既至而咽鳴掣縮似若所知實遠而未皆吐盡者於是好事者因以聽聲而響集望形而影附雲萃霧合竟守事之饋餉相屬常餘金錢雖藥大之見重於徃漢不足加也常服天門冬不

廢則知其體中未嘗有金丹大藥也而強曾畧涉書記頗識故事自言已四千歲敢爲虛言言之不忤云已見堯舜禹湯說之皆萬萬如實也世云堯眉八采不然也直兩眉頭甚堅似八字耳堯爲人長大美髭髯飲酒一日中二斛餘世人因加之云千鐘實不能也我自數見其大醉也雖是聖人然年老治事轉不及少壯時及見去四凶舉元凱賴用舜耳舜是孤筮小家兒耳然有異才隱耕歷山漁于雷澤陶于海濱時人未有能賞其奇者我見之所在以德化民其目又有重瞳予知其大貴之相常勸勉慰勞之善無窮

尚莫憂不富貴大德已終黃精將起誕承歷數非予而誰然其父至頑其弟殊惡恒以殺舜爲事吾嘗諫諭曰此兒當興卿門宗四海將受其賜不但卿家不可取次也俄而受禪嘗憶吾言之有徵也又云孔子母年十六七時吾相之當生貴子及生仲尼真異人也長九尺六寸其頭似堯其項似臯陶其眉似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雖然貧苦孤微然爲兒童便好俎豆之事吾知之必當成就及其長大高談驚人遠近從之受學者著錄數千人我喜聽其語數往之但恨我不學不能與之覆瓿耳常勸我讀易云此良

書也丘竊好之韋編三絕鐵樹一作三折今乃大悟

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麒麟死孔子以問吾吾語之

言此非善祥也孔子乃愴然而泣後得惡夢乃欲得

見吾時四月中盛熱不能往尋聞之病七日而没于

今髣髴記其顏色也又云秦始皇將我到彭城引出

周時鼎吾告秦始皇言此鼎是神物也有德則自出

無道則淪亡君但修己此必自來不可以力致也始

皇當時大有恠吾之色而牽之果不得出也乃謝吾

曰君固是遠見理人也又說漢高祖項羽皆分明如

此事類不可具記時人各共識之以為戲笑然凡人

聞之皆信其言又強轉悟者廢忘事幾稽使君曾以

一玉色與強後忽語稽曰昔安期先生以此物相遺

強後病於壽春黃整家而死整疑其化去一年許試

鑿其棺視之其尸宛在此矣皆有名無實使世間不

信天下有僊皆坐此輩以偽亂真也成都太守吳文

說五原有蔡誕者好道而不得佳師要事廢棄家業

但晝夜誦誄黃庭太清中經觀天節詳之屬諸家不

急之書口不輟誦謂之道盡於此然竟不知所施用

者徒美其浮華之說而遇人又教之但讀千遍自得

其意為此積久家中患苦之生消衣食而不能有異

此言
蔡誕

已亦慙忿無以自解於是棄家言僊道成矣因走之
異界深山中又不曉採掘諸草木藥可以辟穀者但
行賣薪以易衣食如是三年饑凍辛苦人或識之而
詭不知也久不堪而還家黑瘦而骨立不似人其家
問之從何處來竟不得僊邪因欺家云吾未能昇天
但為地僊也又初成位卑應給諸僊先達者當以漸
遷耳向者為老君牧數頭龍一班龍五色最好是老
君常所乘者今吾守視之不勤但與後進諸僊共博
戲忽失此龍龍遂不知所在為此罪見責送吾付崑
崙山下芸鋤草三四頃並皆生細而中多荒穢治之

勤苦不可論法當十年乃得原會侄子王喬諸僊
來按行吾首請之並為吾作力且自放歸當更自修
理求去於是遂老死矣初誕還人問云從崑崙何以
答云天不問其高幾里要於仰視之去天不過十數
丈也上有木禾高四丈九尺其穗盈車有珠玉樹沙
棠琅玕碧瑰之樹玉李玉瓜玉桃其實形如世間桃
李但為光明洞徹而堅湏以玉井水洗之便軟而可
食每風起珠玉之樹枝條花葉互相扣擊自成五音
清哀動心吾見謫仙志聞此莫不悵然含悲又見崑
崙山上一回輒有四百四十門門廣四里內有五城

十二樓下有青龍白虎蛟蛇百餘里其中口牙皆如三百斛船大蜂一丈其毒煞象又有神獸名獅子辟邪天鹿焦羊銅頭鐵額長牙鑿齒之屬三十六重蓋知其名則天下惡鬼惡獸不敢犯人也其神則有無頭子倒景君翁鹿公中黃先生與鹿門大夫張陽字子淵使備玉闕自不帶老君竹使符左右契者不得入也五河皆出山隅弱水遶之鴻毛不浮飛鳥不過唯僊人乃得越之其上神鳥神馬幽昌鷓鴣騰黃吉光之屬能人語而不死真濟快僊府也恨吾不得善周旋其上耳于時聞誕此言了了多信之者又河

此言項
曼都

東蒲坂有項曼都者與一子入山學僊十年而歸家家人問其故曼曰在山中三年精思有僊人來迎我共乘龍而昇天良久低頭視地杳杳冥冥上未有所至而去地已絕遠龍行甚疾頭昂尾低令人在其脊上危怖嶮巖及到天上先過紫府金牀玉几晃晃昱昱真貴處也僊人但以流霞一盃與我飲之輒不饑渴忽然思家到天帝前謁拜失儀見斥來還令當更自修積乃可得更後矣昔淮南王劉安昇天見上帝而箕坐大言自稱寡人遂見謫守天厨三年吾何人哉河東因號曼都為斥僊人世多此輩種類非一不

此言
白和

可不詳也此妄語乃爾而人猶有不覺其虛者况其
 微茫欺誑頗因事類之象似者而加益之非至明者
 倉卒安能辨哉乃復有假託作前世有名之道士如
 白和者傳言已八千七百歲時出俗間忽然自去不
 知其在其洛中有道士已博涉衆事洽鍊術數者以
 諸疑難諮問和和皆尋聲為論釋皆無疑碍故為遠
 識人但不知其年壽信能近千年不啻耳後忽去不
 知所在有一人於河北自稱為白和於是遠近竟往
 奉事之大得致遺至富而白和子弟聞和再出大喜
 故往見之乃定非也此人因亡走矣五經四部並已

陳之芻狗既往之糟粕所謂迹者足之自出而非足
 也書者聖人之所作而非聖也而儒者萬里負笈以
 尋其師况長生之道貞人所重可不勤求足問者哉
 然不可不精簡其真偽也余恐古強蔡誕項鼻都白
 和之不絕於世間好事者省余此書可以少加沙汰
 其善否矣又僊經云僊人目瞳正方皆洛中見之白
 仲理者為余說其瞳正方如此果是異人也

別旨 附

夫胎精固神與守元氣同但莫止出入之息可也有
 常以生氣時以鼻引入口吐吐二分餘一分鼓口咽

志卷子白
此篇以四
引

喘息也
氣也

用力象
氣也

保氣元
氣也

此氣令喉中郁然有聲此非胎元氣是服麤氣也麤
氣在腹與元氣不同居也麤氣是喘息之氣也夫元
氣雖至少而難散非有麤之出入也且呼吸猶不欲
自聞况咽有聲乎夫入氣麤則傷肺肺五臟之華蓋
氣下先至肺也凡服元氣不隨麤而出人則無有待
氣生死之時也既鼓咽外氣入於元氣臟中所以返
傷於人也夫人用力者皆用衆氣也謂衆物之氣飲
食之品也且衆氣只能舉重致遠運體而已存之不
能益人之壽去之不能使人短折何必禁閉也且用
氣之術即麤氣也可以移山岳决河海制虎豹縛賊

盜故知衆氣不及麤氣麤氣可去之元氣不可令出
也夫保氣者元氣也非衆麤二氣若服元氣蒲藏則
麤氣自除即自以麤氣運動不必須衆氣也夫休絕
者患其穀氣薰蒸五臟是以絕之今既修氣術則穀
氣自除縱一日九食亦不能成患終歲不食亦不能
羸困則知氣之道遠矣哉夫導引不在於立名象物
粉繪表形著圖但無名狀也或伸屈或俯仰或行卧
或倚立或躑躅或徐步或吟或息皆導引也不必每
晨為之但覺身有不理則行之皆當閉氣閉氣即其
氣衝以通也亦不待立息數待氣似極則先以鼻少

此一段乃
保元氣之
法

此一段乃
保元氣之
效

引入然後口出吐也緣氣閉既久則衝喉若不更引而便以口吐則氣麤而傷肺矣如此但疾愈則已不可使身汗有汗則受風以搖動故也凡人導引骨節有聲如大引則聲大小引則聲小則筋緩氣通也夫導引療未患之疾通不和之氣動之則百關氣暢閉之則三官血凝實養生之大律祛疾之玄術矣

抱朴子內篇卷之四

終